

□ 12
2890
31



門 口12
號 2890
卷 31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七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子路第十三

疏子路孔子弟子也武為三千之標者也所以次前者武劣於文

故子路次顏淵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

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請益曰

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

上事無倦則可也子路問至無倦云子路問政者

者答也先之謂先行德信及於民也勞之謂使勞役也為政之法先行德澤然後乃可勞役也云請益者子路



嫌為政之法少故就孔子更求請益也云曰無倦者孔子答曰但行先之勞之二事無有懈倦則自為足也○孔安國曰至勞也○引易證上先有德澤可悅後乃可勞民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

仲弓至舍諸○云仲弓為季氏宰問政者仲弓將往費為季氏采邑之宰故先諮問孔子求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先有司者有司謂彼邑官職屬吏之徒也言為政之法未有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責以舊事云赦小過者過誤也又當放赦民間小小過誤犯之罪者也云舉賢才者又當舉民中有才智者薦之於君者也云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焉安也仲弓又諮曰已識闇昧豈辨得賢才而可舉也云曰舉云云者仲弓既曰焉知賢

才故孔子又答曰但隨爾所知而舉之爾所不知他人舉之汝為民主汝若好舉賢才則民心必從汝所好各各自舉其所知賢才皆遂不見捨棄諸之也人其捨於之乎范甯曰仲弓以非不欲舉賢才識昧不知人也孔子以所知者則舉之爾不知者他人自舉之各舉所知則賢才豈弃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荀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荀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荀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

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

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云子路曰云云者子孔子也奚何也子路語孔子曰

衛國之君欲待子共為政化子若往衛與彼共為政則

先必先行何事為風化也云子曰必也正名乎者孔子曰

亂言語辭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為政必以正名為先也

所以下卷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之屬是正名之

類也韓詩外傳云孔子侍坐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

人假馬其與之不平孔子曰君取臣謂之取不謂之假

季孫悟告宰通曰今日以來云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

也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也云子路曰云

云者迂遠也子路聞孔子以正名為先以為不是故云

有是哉言正名非是也又云子之迂也謂孔子所言正

名於為政之事賒遠不近於事實又云奚其正言何須

正也云子曰野哉由也便謂孔子言遠於事實故孔子責之

云野哉由也所以前卷云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云君子云云者既先責之云野哉此又戒之言

君子之人若事於己有所不知則當闕而不言今汝不

知正名之義便謂為迂遠何乎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者

戒之既竟更又為說正名之義言所以為政先須正名

且夫名以召實實以應名名若倒錯不正則當言語紕

僻不得順序也云言不順則事不成者事謂國家所行

之事若言不從順序則政行觸事不成也云事不成則

禮樂不興者與猶行也若國事多失則禮樂之教不通

而可言也云云之必可行也者言既順序則事所以可
行也云君子云云者言必使可行政於其言不得苟且
而不正也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
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
欲正其文字之誤○菴氏曰至
事也○謂正名與事相乖違者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

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

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

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

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菴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

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樊遲請至用

請學稼者樊須字子遲稼者種穀之名樊遲請於孔子
求學種五穀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農者農者濃也
是耕田之人也言耕田所以使國家倉廩濃厚也樊遲
既請學稼於孔子孔子言我門唯有先王之典籍非耕
稼之所汝若欲學稼當就農夫之老者學之故云吾不
如老農云請學為圃者圃者種菜之事也既請農不許
又更就孔子求學種菜之術也云子曰吾不如老圃者
又答曰我不如種菜之老圃者也云樊遲出者既請二
者不為師所許故出也云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小人
是貪利者也樊遲出後孔子呼名罵之君子喻於義小
人喻於利樊遲在孔子之門不講學仁義忠信之道而
學求利之術故云小人也云上好禮云云者責之既禮
此又說學君子之道勝學小人之事也言君上好禮
則民下誰敢不敬故云莫敢不敬禮主敬故也云上好
義云云者君上若裁斷得宜則民下皆服義者宜也云
上好信云云者君上好信則民下皆敬不復欺故相
與皆盡於情理也李充曰用情猶盡忠也行禮不以心
敬而民自盡信言民之從上猶影之隨形也云夫如云云
者天發語端也是者此也負子以器曰襁言君上好

行上三事夫得如此四方之民大小歸化故泣器負其子而來至也李充曰負子以器言化之所感不召而自來云焉用稼者焉猶何也此行此三事而四方自歸則何用學稼乎李充曰余謂樊遲雖非入室之流然亦從遊侍側對揚崇德辨惑之義且聖教殷勤唯學為先故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而遲親稟明誨乃諮圃稼何頑固之甚哉縱使樊遲欲舍學營生猶足知非聖師之謀矣將恐三千之徒雖同學聖門而未能皆忘榮祿道教之益奢情之患切單食不改其樂者唯顏回堪之耳遲之斯問將必有由亦如宰我問喪之謂也○**註**馬融曰至曰圃○云樹五穀曰稼者樹種殖也五穀黍稷稻粱之屬種之曰稼收斂曰穡稼猶嫁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苗如人嫁娶生子孫也穡吝嗇也言穀熟而斂藏之如慳貪吝嗇之人聚物也云樹菜蔬曰圃者蔬猶菜也種菜曰圃圃之言布也取其分布於地若種菓實則曰園園之言蕃也種菓於圃外為蕃盛也○**註**負者以器曰襁○襁者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蠻夷猶以布屨裏兒負之背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註**專猶獨也**疏**子曰至以為○云誦詩三百亦曰口讀曰誦詩有三百五篇云三百舉全數也言人能誦詩之過至也云授之以政不達者達猶曉也詩有六義國風二雅並是為政之法今授政與此誦詩之人不能曉解也袁氏曰詩有三百篇是以為政者也云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專猶獨也孔子語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可以羣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者今使此誦詩之人聘問鄰國而不能專獨猶應對也袁氏曰古人使賦詩而答對云雖多亦奚以為者奚何也誦詩宜曉政而今不達又應專對而今不能雖復誦詠之多亦何所為用哉故云亦奚以為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註**令教令也

疏子曰至不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者如直形而從也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范甯曰上行理解而制下使正猶立邪表責直也

影猶東行求郢而此終年不得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註苞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

封也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

如兄弟也疏子曰魯衛之政兄弟○魯是周公之封衛

時則二國風化政亦俱能治化如兄弟至周末二國風

化俱惡亦如兄弟故衛權曰言治亂略同也○註苞氏

曰至弟也○睦親也言康叔親於周公故風政得和好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註王肅曰荆與蘧瑗史鮪並為

君子也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疏子謂至美矣○云子謂云云者衛公子荆是衛家公

故曰善居室也云始有曰苟合矣者此是善居室之事

始有謂為居初有財帛時也曰猶云也苟苟且也苟且

非本意也于時人皆無而為有虛而為盈奢華過實子

荆初有財帛不敢言己才力所招但云是苟且遇合而

已云少有曰苟完矣者少有謂更復多少勝於始有時

也既少勝於前始有但云苟且得自全完而已不敢言

欲為久富貴也云富有曰苟美矣者富有謂家道遂大

富時也亦云苟且為美非是性之所欲故云苟美矣○

註王肅曰至子也○蘧瑗字伯玉後卷云君子哉蘧伯

玉亦是也吳公子札出聘于上國適衛說蘧瑗史狗史

鮪公子荆公子叔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事在

春秋第十九卷襄公二十九年傳也

子適衛冉子僕註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子曰

庶矣哉註孔安國曰庶眾也言衛民眾多也冉有曰既

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疏

子適至教之○云子適衛冉子僕者適往也僕御車也

孔子往衛冉有時為孔子御車也云子曰庶矣哉者庶

眾也孔子歎衛人民之眾多也矣云冉有曰云云者加

益也冉有言其民既眾多復何以滋之也云富之者孔

子曰宜益以富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再有又問既已富益又復何以益之云曰教之者既富而後可以教化之范甯曰衣食足當訓義方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至有成也云子曰云者苟誠也言若誠能用我為治政者一年即可小治也一年天氣一周變故人情亦少改也云三年有成者成大成也政治若得三年風政亦成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肅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

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也

子曰至言也

也。云子曰云者善人謂賢人也為者治也為邦謂為諸侯也勝殘謂政教理勝而殘暴之人不起也去殺謂無復刑殺也言賢人為諸侯已百年則殘暴不起所以刑辟無用袁氏曰善人謂體善德賢人也言化當有漸也在善用賢則可止刑任惡則殺愈生也云誠哉是言也者誠信也古舊有此語故孔子稱而美信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

子曰至後仁人為天子也世三十年也聖人化速故三十年而政乃大成必須世者舊被惡化之民已盡新生之民得三十年則所稟聖化易成故顏延之曰革命之王必漸化物以善道染亂之民未能從道為化不得無威刑之用則仁施未全改物之道必須易世使正化德教不行暴亂則刑罰可措仁功可成樂肇日習亂俗雖畏法刑而外必猶未能化也必待世變人改生習治道然後仁化也刑措成康化隆文景由亂民之世易殷秦之俗遠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論語集解卷七

七

何疏子曰至人何○云子曰云云者苟誠也言誠能自正其身則為政不難故曰何有云不能云云者其

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故江熙曰

從政者以正人為事也身不正那能正人乎

冉子退朝註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

對曰有政註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政也子曰其事

也註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之註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

見任用必當與聞也註冉子至聞之○云冉子退朝者

退也云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冉子還晚於常朝故孔

子問之今還何晏也范甯曰冉求早朝晚退故孔子疑

而問之也云對曰有政者答所以退晚之由也言在朝

論於政事故至晏也云子曰其事也者孔子謂冉有所

云有政非也應是凡所行小事耳故云其事也云如有

云云者孔子更說所以知非政之由也以用也言若必

是有政事雖不吾既必應用而吾既為卿大夫亦當必

應參預聞之今既不聞則知汝所論非關政也樂肇曰

按稱政事冉有季路未有不知其名而能職其事者斯

蓋微言以譏季氏專政之辭若以家臣無與政之理則

二三子為宰而問政者多矣未聞夫子有譏焉註周

生烈曰至君也○冉子爾時仕季氏且上朝於魯君當

是季氏冉有從之朝魯君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註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

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註孔安國曰事

不可以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可以

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

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問至邦乎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魯君也諸之也問孔子有出一言而能與邦者不乎云孔子對云云者若是者猶如此也答曰豈有出一言而與得邦國乎言不可得頓如此也云其幾也者幾近也然一言雖不可即使與而有可近於與邦者故云其幾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已下是一言近與邦之言設有人云在上為君既為人主不可輕脫罪歸元首故為難也又云為人臣者國家之事應知無不為也必致身竭命故云不易也云如知云云者如若也若知為君難而云不敢作此言則豈不近一言與國乎不云為臣不易者從可知也且君

道尊貴為人所貪故特舉君也云曰一言云云者定公又問有一言而令邦國即喪者不乎云孔子對云云者亦如前答亦有言近之者也云人之言云云者此舉近喪邦之言也設有人言我本無樂為人之君上所以樂為君者正言我有言語而人異我無敢違拒我者為此故所以樂為君耳云如其善云云者將譏其惡故先發此句也此若為君而出言必善而民不違如此者乃可為善耳故云不亦善乎云如不善云云者又答若為君而言不善使民不違則此言不近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葉公問至者來云云問孔子為政之道云子曰云云者言為政之道若能使近民權悅則遠人來至也江熙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悅近諭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鄭玄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
子曰無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

成註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見

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疏子夏為至不成○云子

夏欲往莒父為宰故先問孔子為政之法也云子曰無

欲速者言為政之道每當開緩不得倉卒求速成也云

毋見小利者政貴有恆不得見小財利而曲法為之云

成則不通達於事理也云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若

見小利而枉法曲教則為政之大事無所成就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註孔安國曰直躬直身

而行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註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

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

在其中矣疏葉公語至中矣○云葉公云云者葉公稱

也躬猶身也言無所邪曲也云其父云云者此直躬者

也攘盜也言黨中有人行直其父盜羊而子告失羊主

證明道父之盜也云孔子曰云云者拒於葉公故云吾

黨中有直行者則異於證父之盜為直也云父為云云

者孔子舉所異者言為風政者以孝悌為主父子天性

率由自然至情宜應相隱若隱惜則自不為非故云直

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隱則人倫之義盡矣樊光曰父為

子隱者欲求子孝也父必先為慈家風由父故先稱父

范甯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諱

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為直哉故相隱乃可為

直耳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蓋合

先王之典章江熙曰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

直躬欲以訾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

荆蠻之豪喪其誇○註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謂

他人物來已家而藏

隱取之謂之攘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註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

不行也疏樊遲問至棄也○云樊遲問仁者問孔子行

仁之道也云子曰居處恭者答仁道居謂常

居恆以恭遜為用也燕居溫溫是也云執事敬者謂行禮執事時禮主於敬也云與人忠者謂交接朋友時宜盡忠不相欺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假令入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捨棄於此三事此則是仁也江熙曰恭敬忠君子任性而行己所以為仁也本不為外物故以夷狄不可棄而不行也若不行於無常則偽斯見矣偽見則去仁邈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孔安

國曰有恥有所不為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鄭

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

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

斗筭之人何足算也鄭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筭竹

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子貢問至算也云子貢

之法是卿大夫可知也云子曰行己有恥者答士行也言自行己身恆有可恥之事故不為也李充曰居正情者當遲退必無者其唯有恥乎是以當其宜行則恥己之不及及其宜止則恥己之不為為人臣則恥其君不

士者也云曰言必信行必果者此答士之次也君子達
士貞而不諒言不期苟信捨藏隨時何期必遂若小行
之士言必信行必期苟信捨藏隨時何期必遂若小行
信為譬也經堅正難移之貌也小人為惡堅執難化
今小人之士必行信果守志不迴如小人也云抑亦可
以為次矣者抑語助也凡事欲強使相關亦多云抑也
言此小行亦強可為士之次也李充曰言可覆而行必
成雖為小器取其能有所立終協曰果成也言必合乎
信行必期諸成君子之體其業大哉雖行經經小器而
能必信必果者取其共有成抑亦可為士之次也云曰
今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又問曰今上之從政者復云
何如云子曰云云者噫不平聲箝竹器也容一斗二升
故云箝也算數也子貢已聞古之是而又問今之非
故云噫也不平之聲既竟故又云今之人也言今之小
人器量如斗箝之
器耳何足數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註苞氏曰中行行

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註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

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

註子曰至為也云不得中行而與之者中行行能得
其中者當時偽多實少無復所行得中之人故孔子
歎曰不得中行而與之謂共處於世乎云必也狂狷乎
者狂謂應直進而與之謂共處於世乎云必也狂狷乎
雖不得中道而能各任天然而不為欺詐故孔子曰既
不得中道者而與之而得與此二人亦好故云狂狷乎
言世亦無此人江熙曰狂者知進而不知退知取而不
知與狷者急狹能有所不為皆不中道也然率其天真
不為偽也季世澆薄言與實違背心以惡時飾詐以誇
物是以錄狂狷之一法也云狂者云云者此說狂狷之
行言狂者不為惡唯直進取善故云進取狷者應進而
不遷故云有所不為也註苞氏曰至一者也云狂
者進取善道者進而為惡故云取善道也云狷者守
節無為者不進故云守節無為也云欲得云云者說時
多偽而狂狷天然
恆一故云取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孔安國

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立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

也善夫

苞氏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孔安國曰此易恆卦之辭也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

也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立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恆

之人易所不占也

子曰至已矣云云者南

人南國人也無恆用行無常也巫
接事鬼神者醫能治人病者南人舊有言云人若用行
不恆者則巫醫為治之不差故云不可作巫醫也一云
言不可使無恆之人為巫醫也衛瓘曰言無恆之人乃
不可以為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而況其餘乎云善夫
者孔子述南人言故先稱之而後云善夫也矣云不恆
其德或承之羞者孔子引易恆卦不恆之辭證無恆之
惡言人若為德不恆則必羞辱承之羞辱必承而云或
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何以知或是常按詩云如

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鄭立曰或常也老子曰湛兮似
或存河上公注云或常也云子曰不占而已矣者此記
者又引禮記孔子語來證無恆之惡也言無恆人非唯
不可作巫醫而已亦不可以為卜筮卜筮亦不能占無
恆之人故云不占而已矣禮記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
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
於人乎是明南人有兩時兩語故孔子
兩稱之而禮記論語亦各有所錄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心和然其

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

曰不和也

子曰至不和云君子和而不同者謂

千萬千萬其心和如一而所習立之志業不同也云小
人同而不和者小人為惡如一故云同也好鬪爭故云
不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註孔安國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

也疏子貢問至惡之○云子貢問云云者子貢問孔子

曰未可也者孔子不許故云未可也知所以未可者設

一鄉皆惡而此人為惡與物同黨故為眾人共見稱美

故未可信也○云鄉人皆惡之何如者既云皆好為未可

故更問設其鄉之人皆其憎惡此人則何如○云子曰未

可也者孔子亦所以未許者設一鄉皆惡而此人獨為

善不與眾同故為羣惡所疾故未可信也○云不如云云

者向答既竝云未可故此說其可之事也言若此人為

鄉人善者所好又為不善者所惡如此則是善人乃可

信也○一通云子貢問孔子曰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孔

子答云未可又問曰與一鄉人皆為疎惡如何孔子又

答云未可既頻答未可所以更為說云不如擇鄉人善

者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為疎惡也○註孔安國曰

至著也○己為善人為善人之所好故是善

善明也惡人惡己則非己惡故是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註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

故易事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註孔

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

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疏子曰至備焉○云君

子忠恕故易事也照見物理不可欺詐故難悅也○云君

之不以道不說者此釋難悅也君子既照識理深若人

以非道理之事來求使之悅已則識之故不悅也○云及

其使人也器之者此釋易事也器猶能也君子既不責

備於一人故隨人之能而用之不過分責人故易事○云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者小人不識道理故難事也可以

非法欺之也○云說之雖不以道說也者此釋易悅也既

不識道理故雖不以道之事悅之亦既悅也○云及其使

人也求備焉者此解難事也不測度

他人器量而過分責人故難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註君子自縱泰似

論語集解卷七

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子曰至不泰○驕者君子坦蕩蕩心貌怡平是泰而不為驕慢也○云小人驕而不泰者小人性好輕凌而心恆戚戚是驕而不泰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註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

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註子曰剛毅木

此四事與仁相似故云近仁剛者性無求欲仁者靜故

剛者近仁也毅者性果敢仁者必有勇周窮濟急殺身

成仁故毅者近仁也木者質樸仁者不尚華飾故木

者近仁也訥者言語遲鈍仁者慎言故訥者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註馬融曰切

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註子路問至如

也○云子路

問云云者問為士之行和悅切磋之道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也切切偲偲相切磋之貌也怡怡和從之貌也言為士之法必須有切磋又須和從也○云朋友切切偲偲者向答雖合曰怡怡三事而不可專施一人故更分之也若是朋友義在相益故須切切也○云兄弟怡怡如者兄弟骨肉理在和順故須怡怡如也繆協曰以為朋友不唯切磋亦貴和諧兄弟非但怡怡亦須戒厲然朋友道缺則面朋而匿怨兄弟道缺則鬩牆而外侮何者憂樂本殊故重弊至于恨匿將欲矯之故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註苞氏曰即戎就

兵可以攻戰也○註子曰至戎矣○善人賢人也即戎謂

三考黜陟幽明待其成者九年則正可也今日七年者

是兩考已竟新入三考之初者也若有可急不暇待九

年則七年考亦可亦可者未全好之名繆協曰亦可以

即戎未盡善義也江熙曰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

可也三年有成善人之教不遠機理倍於聖人亦可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

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子曰至棄之○民命可重故孔子慎戰所以教

至七年猶日亦可若不經教戰而使之戰是謂棄擲民也江熙曰善人教民如斯乃可即戎況乎不及善人而馳驅不習之民戰以肉饒虎徒棄而已也琳公曰言德教不及於民而令就戰民無不死也必致破敗故曰棄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憲者弟子原憲也問者問於孔子進仕之法也所以次前者顏

路既允文允武則學優者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

食其祿也邦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

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

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苞氏曰此四

者行之難者未足以為仁也憲問至知也○云憲問

凡行事最為可恥者也云子曰邦有道穀者答可恥事

也將言可恥者先舉不恥者也穀祿也若有道則可以

仕而食其祿也云邦無道穀恥也者此可恥者若君無

道而仕食其祿則可為恥也云克伐云云者克勝也謂

性好凌人也伐謂有功而自稱怨謂小小忌怨欲貪欲

也原憲又問若人能不行此四事可以得為仁也云子

曰云云者孔子不許能不行前四事則為難耳謂為仁

則非吾所知也仁者必不伐不伐必有仁顏淵無伐善

夷齊無怨老子曰少私寡欲此皆是仁也公綽之不欲

孟之反不伐原憲蓬室不怨則未及於仁故云不知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

懷其居非士也疏子曰至士矣○懷居猶居求安也不足為士謂非士也君子居無求安士也若懷居非為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註苞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遜註遜順也厲行不隨俗順

言以遠害也註子曰至言遜○云子曰云者危厲也嚴厲其言行也云邦無道危行言遜者君若無道必以非理罪人故民下所行乃嚴厲不同亂俗而言不可厲厲必獲罪當遜順隨時也江熙曰仁者豈以歲寒虧貞松之高志於其言語可以免害知志愈深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此皆遜辭以遠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註德不可以憶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疏子曰至有仁○

云子曰云云者既有德則其言語必中故必有言也云有言者不必有德者人必多言故不必有德也殷仲堪曰修理蹈道德之義也由德有言言則未矣未可矯而本無假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李克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敷陳成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談多方論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為明訓聲滿天下若出全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云仁者必有勇者殺身成仁故必有勇也云勇者不必有仁者暴虎馮河不必有仁也殷仲堪曰誠愛無私仁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有仁也殷仲堪曰誠愛無私仁之理也見危授命若身手之相救焉存道忘生斯為仁矣若夫強以肆武勇以勝物陵超在於要利輕死元非以為仁故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李充曰陸行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註德不至言也○夫德之為事必先有言語教喻然後其德成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是不可憶度中事也

南宮适註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問於孔子

曰羿善射，稟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也，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稟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也。俱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南宮适至若人。南宮适者，姓南宮，名适，字敬叔。云問於云：云者，适問孔子之事也。曰古有一人名羿而善射，故云羿善射。淮南子云：堯時有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令射之，中其九日，日中鳥皆死焉。稟者古時多力人。

也盪推也，舟船也，能陸地推舟也。云俱不得其死，然者言羿稟二人雖能射及多力，俱為人所殺，不終天壽。故云俱不得其死。然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禹夏禹禹帝，姓姁，名文命，黃帝元孫，鮒之子也。諡法受禪成功曰禹。治水九年也。稷，后稷，事舜，蒔百穀也。躬稼，播種也。有天下，謂為天子也。言禹身治溝洫，手足胼胝，勤勞九州，稷播種百穀，二人不為篡竊，有德為民，禹即身為天子，稷子孫為天子，适所問孔子者，以孔子之德比於禹稷，則孔子亦當必有王位也。云夫子不荅者，孔子知适以禹稷比己，故謙而不荅也。云南宮适出者，孔子不荅，适自退出。云子曰云者，孔子不對面荅，适是謙也。适出後而美之，欲天下皆知尚德也。若人如此人，也。言适知賤於羿，稟貴重禹稷所德也。君子尚德如此人，也。然就此南宮适非周有十士之南宮适也。孔安國曰：至殺也。羿有窮之君者，有窮夏時諸侯國名也。其君名羿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篡奪也。夏后禹之後世為天子名相，即位為君，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殺奪也。其臣寒浞殺之者，羿奪相位而自立為君，其位號有窮之君，不修德政，好畋獵，臣寒浞殺之而篡其位。云因其室而生，稟者，因猶通也。室，妻也。促既殺羿而通於羿妻，遂

有孕生稟云稟多力能陸地行舟者稟是湜之子多力於陸地推舟云為夏后少康所殺者夏后少康亦夏禹後世子孫又殺稟而自立為天子也○馬融曰至王也云禹及其身者禹身得天子也云稷及後世者文王武王得天子也云皆王者皆為天子也○孔安國曰至子也云賤不義者羿稟之不義故适賤之云而貴有德者禹稷有德故貴重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

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子曰至者也云子曰云云者此謂賢人

已下不仁之君子也未能圓足時有不仁如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後則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是長也袁氏曰此君子無定名也利仁慕為仁者不能盡體仁時有不仁一迹也夫語助也云未有云云者小人併為惡事未能有行民善達於仁道故云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袁氏曰小人性不及仁道故不能及仁事者也王弼曰假辭君子無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安國曰言人

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子曰至

云愛之能勿勞乎者愛慕也凡人在志在心見形於外也既有心愛慕此人學問之道不無勞賴之辭也云忠焉能勿誨乎者忠者盡中心也誨教也有人盡中心來者不無教誨之辭李充曰愛志不能不勞心盡忠不能不教誨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名也

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

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

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

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

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

子曰至色之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也命君命也此謂鄭國大夫性靜怯弱謂其君作盟會之

遺愛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曰楚令尹子西也問管仲曰人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論語集解卷七

子

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
云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者飯猶食也蔬猶麤也沒終齒
年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
麤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也所以然者明管仲奪之
當理故不怨也○**註**孔安國曰至愛也○子產德行流
於後世有古人之遺風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事在春秋第二十四卷魯昭公二十年冬傳也
○**註**鄭玄曰至人也○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是美
此人今云管仲人也
也是美管仲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註**子曰至驕易○云貧

於飢寒所以有怨若能無怨者則為難矣江熙曰顏淵
無怨不可及也云富而無驕易者富貴豐足無所應怨
然應無驕則為易也江熙
曰若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註**

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

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

煩故不可為也**疏**子曰至夫也○此明人生性分各有

老也優猶寬閑也公綽性靜寡欲若為采邑之臣則寬

緩有餘裕也滕薛皆小國職煩公綽不能為大夫也○

註孔安國曰至為也○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
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不貪賢賢人少其職事煩雜
故不可使
公綽為之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註**馬融曰魯大夫臧

孫紇也公綽之不欲**註**馬融曰魯大夫孟公綽也卞莊

子之勇**註**周生烈曰卞邑大夫也冉求之藝文之以禮

樂**註**孔安國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亦可以為成人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註**馬融曰義然後取

不苟得也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

人矣疏孔安國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也問子路

人矣○云子路問成人者問人何所行德可為成人乎

云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者若德成人者使智如臧武

仲然武仲唯為求立後於魯而為孔子所譏此亦非智

者齊侯將為臧統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

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

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

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

使怒而止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謂能避齊

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

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此是智也事在春秋第十七

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云公綽之不欲者非唯須智如

武仲又須無欲如公綽不欲不貪欲所以唯能為趙魏

老也范甯曰不欲不營財利也云云莊子之勇者又非

但公綽之無欲又須勇如士莊子之勇莊子能獨格虎

一云士莊子與家臣士壽途中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

欲前以劍揮之家臣曰牛者虎之美食牛盡虎之未飽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也

也

也

也

也

乎註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諡也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註馬融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疏子問至然乎○云子問云云者孔子見公明賈相訪而問公叔文子之事時公明賈仕公叔文子故問之者也云曰信云云者此是問公叔文子之事也夫子呼公叔文子為夫子言人傳文子平生不言不笑不取財利此三事孔子未信故見公明賈而問之也云公明賈對云云者過誤也答孔子曰文子有此三事是為誤耳實理不然也云夫子時云云者先云是告者誤後答言以實事對言我夫子非時不語語必得之中既得之中故世人不厭其言也云樂然云云者夫笑為樂若不樂而強笑必為人所厭更云事言訖然後笑也云義然云云者夫取利若非義取則為人所厭我夫子見得思義義而後取故人不厭其取也云子曰其然者然如

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三事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一云其然是驚其如此豈其然乎其不能悉如此也袁氏曰其然然之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故設疑辭○註馬融曰至然也云美其得道者釋其然也云嫌其云云者釋豈其然乎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註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疏子曰至信也○云子曰云云者姓臧名紇武諡也防是武仲故食采邑也為後謂立後也武仲魯襄公二十三年為孟氏所譖出奔邾後從邾還防而使人請於魯為其後於防故云以防求為後於魯云雖

言言集解卷一
三
曰不要君吾不信者要謂要君也不先盡忠而先欺君也武仲出奔而猶求立後於其故邑時人皆謂武仲此事非要孔子據其理是要故云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是不信時人不要之言也袁氏曰奔不越境而據私邑求立先人之後此正要君也○孔安國曰至君也○云防武仲故邑者武仲食邑於防既已出奔故邑云為後立後也者其既自出奔欲更立後於防云魯襄云云者季武子無適子有公子鉏是公彌也及紇是悼子也季氏愛紇欲立之又公子鉏年長而臧紇謀為立紇季氏從之孟孫死又廢大立小是依季氏家用事故孟氏家惡臧紇閉門譖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離臧氏季孫不信後孟氏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介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之家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云自邾云云者大蔡是大龜也納進也進龜請立後臧紇有異母兄臧賈臧為二人在鑄在舅氏國也紇在邾先遣使以龜告魯求立為後賈聞命矣再拜受龜而使弟臧為以納請紇遣使後乃自邾還防云曰紇云云者紇至防使臧為為使至魯傳紇之言初孟氏譖紇以甲自隨謂欲為亂季孫信而攻之故紇今謝之而言己以介甲從己而視

之非敢欲為害正是智不足也云非敢私請苟守先祀者又言今日之請非敢私求還是欲求立後守先人之祀是為先人之請云無廢二勲者二勲是臧文仲宣叔也是紇之祖父竝於魯有功勲今願得立祀是不敢廢二世之勲也云敢不避邑者若二大勲不廢得有守祀之人則紇敢不避邑也云乃立臧為者魯得紇請仍立臧為為後也所以立臧為者臧為于時又私自為請求立己也云紇致防而奔齊者紇得立臧為後竟故致防與臧為而奔齊云此所謂要君也者還據私邑求為先而立後要魯魯邑即此是要君也事在春秋第十七卷襄公二十三年傳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國鄭玄曰譎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國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

是正而不譎也疏子曰至不譎○云晉文公譎而不正
 為驪姬之難遂出奔新城游歷諸國至二十八年受命
 為侯伯遂為之主此評其有失也譎詭詐也文公為霸
 主行詭詐而不得為正禮時天子是周襄王微弱文公
 欲為霸主大合諸侯而欲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
 不敢朝天子乃喻諸天子令出畋狩因此盡君臣之禮
 天子遂至晉河陽之地此是文公譎而不正禮也事在
 春秋七卷僖公二十八年云齊桓公正而不譎者此是
 齊侯為霸主依正而行不為詐譎是勝於晉文公也江
 熙曰言此二君霸迹不同而所以翼佐天子綏諸侯使
 車無異轍書無異文也○鄭玄曰至正也○此臣無
 召君之禮而文公召之故不為教訓也故春秋不云晉
 侯召君但云天王狩于河陽言是天子自狩以至河陽
 也○註馬融曰至譎也○魯僖公三年冬齊侯與蔡姬
 乘舟于圃蕩公蔡姬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至明
 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至明
 年四年春齊侯之師侵蔡蔡潰散也遂伐楚楚子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不慮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齊侯使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
 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
 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
 南征不還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
 供給昭王之不還君其問諸水濱按春秋傳齊侯伐楚
 責此二事是正不譎也楚地出好茅貢王祭將縮酒縮
 酒者謂束茅而灌之以酒謂之縮酒楚既久不貢茅故
 周王祭時無茅以供縮酒乃就齊徵求之又昭王是成
 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死周人諱而不赴諸侯
 不知其故故問之所以伐楚楚受不貢包茅之失而不
 受昭王溺水之咎于時溺水之地不屬楚境故云問諸
 水濱也事在春秋第五卷僖四年春傳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疏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
 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
 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

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子

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仁○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矣○子路曰至其仁○

桓公是齊僖公之庶子名小白也子糾是桓公之庶兄桓公與子糾爭國而殺子糾也○云召忽死之者召忽是子糾之傅子糾被殺故召忽赴敵而同死也○云管仲不死者管仲亦是子糾輔相召忽既死管仲猶生故曰不死○云曰未仁乎者曰者謂也是時人物議者皆謂管仲不死是不仁之人也管仲非唯不死亦迴復輔相桓公故為無仁恩也○云子曰云者孔子答子路說管仲有仁之迹齊桓公為霸主遂經九合過盟會諸侯不用兵車而能辨也不用兵車而諸侯九合管仲之力也○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曰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禚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又非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會云管仲

云云者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仁智乎再言之者深美其仁也○孔安國曰至死也○云齊襄公立無常者此注至召忽死之並是春秋魯莊公八年九年傳文是記前時之事也襄公者是齊僖公之適子名諸兒作倪字呼是桓公之兄既得立為君風化不恒為政之惡故曰無常云鮑叔牙曰云云者齊僖公有三子長是襄公是鮑叔牙者小白之輔適次子糾是庶小者是小白也僖公薨襄公繼父之位為君政不常相見襄公風政無常故云亂將作也云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者叔牙見襄公危政不居亂邦故奉小白奔往莒國也云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者小白奔後而襄公從弟公母弟夷仲年之子名無知作亂而殺襄公自立為君禮諸侯之子曰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仲曰公族云管夷吾云云者夷吾管仲也襄公死後管仲召忽二人奉持子糾出奔魯云齊人殺無知者齊人是雍廩也子糾出奔後公孫得為君惡虐于雍廩雍廩是雍廩也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云魯伐齊納子糾者齊大夫也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云魯伐齊納子糾者子糾奔魯齊人又殺無知而齊無君至魯莊公九年夏四月魯伐齊入子糾欲擬立為齊君納入也云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者小白先奔在莒聞魯伐齊納子糾

故先子糾而入遂為君死諡為桓公云云乃殺子糾召忽死也者小白既入得為君遂殺庶兄子糾于生竇在魯地也故云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一云召忽投河而死事在春秋第三卷莊公八年九月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融曰匡正也

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民到于

今受其賜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也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

臣不臣皆為夷狄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

溝瀆而莫之知也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

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

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

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子貢曰至知也○

問孔子嫌管仲非是仁者乎云桓公殺云云者此舉管仲非仁之迹言管仲是子糾之相而桓公是子糾之賊管子既不為子糾致命殺讎而更相桓公非為仁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說管仲為仁之迹也管仲得相桓公者桓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鉤帶子糾死管仲奔魯初鮑叔牙與管仲同游南陽極相敬重叔牙後相桓公而欲取管仲還無漸既因告老辭位桓公問叔牙誰復堪為相者牙曰唯管仲堪之桓公曰管仲射朕鉤帶殆近死今日豈可相乎牙曰在君為君謂忠也至君有急當射彼人鉤帶桓公從之遣使告魯不欲放殺管仲遣使者曰管仲射我君鉤帶君自斬之魯還之遂得為相莊九年夏云小白既先入而魯猶輔子糾至秋齊與魯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牙志欲生管仲乘勝進軍來告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子糾是我親也我不忍殺欲令魯殺之管仲召忽是我欲自得而殺之魯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

仲請囚鮑叔牙受之及堂阜而脫之遂使為相也霸諸
侯使輔天子合諸侯故曰霸諸侯也一匡天下故天下
一切皆正也云民到于今受其賜者猶恩惠也于時
夷狄侵逼中華得管仲匡霸桓公今不為夷狄所侵皆
由管仲之恩賜也王弼曰于時戎狄交侵而中國不移故
仲攘戎狄而封之南服楚師北伐山戎而中國不移故
曰受其賜也云微管仲云者此舉受賜之事也仲則
不結也左衽衣前從右來向左也孔子言若無管仲則
今我亦為夷狄故被髮左衽矣云豈若云者孔子更
語子貢喻召忽死之不足為多管仲不死則其宜也自經
諒信也匹夫匹婦無大德而守於小信則其宜也自經
謂經死於溝瀆中也溝瀆小處非宜死之處也君子直
而不諒事存濟濟時濟世豈執守小信自死於溝瀆而世
莫知者乎喻管仲存於大業不為召忽守小信而或云
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或云自經自縊也白虎通云
匹夫匹婦者謂庶人也言其無德及遠但夫婦相為配
匹而已○註王肅曰至死也○二人竝不足為是非也
死是生之難而召忽於子糾未成君臣今為之死亦
是過厚不及
管仲不死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註孔安國曰

大夫僕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已竝為大夫同升在

公朝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註孔安國曰言行如是

可諡為文也註公叔文子至文矣○云公叔文子之臣

子也有臣名僕亦為大夫也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者升
朝也諸之也公衛君也文子是衛大夫僕本是家臣見
之有才能不將為己之臣恐掩賢才乃薦於衛君衛君
用之亦為大夫與文子尊卑使敵恒與文子齊列同班
者也云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者子孔子也聞文子與
家臣同升而美之也言諡文也以其德行必大得諡為
矣文

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久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

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

何為當亡乎疏子曰至其喪○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歎

季康子也夫指衛靈公也奚何也康子聞孔子歎衛君

無道故致其言夫無道者必須喪傾邦靈公奚無道行

意不喪亡其國乎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康子言靈

公無道邦國不喪之由也有此三臣各掌其政也喪亡

也或問曰靈公無道焉得有好臣答曰或是先人老臣

未去者也或靈公少時可得良臣而後無道故臣未去

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難馬融曰怍慙也內有

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也疏子曰至之難

內心虛詐者外言貌必慙若內有其實則外貌無慙時

多虛妄無慙怍也故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

正實而後言之不怍

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殺其

君請討之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

先齊齊必沐浴也公曰告夫二三子孔安國曰謂三

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

二三子者馬融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二三子君

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二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敢不告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

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疏陳成子至不告○云

成子陳恒也諡成子魯哀公十四年甲午齊陳恒殺其

君壬於舒州云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者魯齊同盟

分災救患故齊亂則魯宜討之禮臣下凡欲告君諮謀

必先沐浴孔子是臣故先沐浴告於哀公而請伐齊云

曰陳恒殺其君請討之者此告哀公之事也哀公言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殺其君民不與者半以魯眾加齊之半可克是孔子對曰也云公曰告夫二三子者二三子是三卿仲孫叔孫季孫公得孔子告不敢自行更令孔子往告三卿孔子辭之而不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孔子得公令告三卿故言此答之言我是大夫大夫聞事應告先主君云從大夫之後者孔子謙也云君曰告夫二三子者禮我應告君本不應告三子今君使我告三子我當往告之云之二三子告不可者之往也孔子從君命而往三子告孔子曰不可討齊也云孔子曰云云者三子既告孔子云齊不可討故孔子復以此辭語之而止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之而犯之註孔安國曰事君之

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疏子路問至犯之○

問孔子求事君之法云子曰云云者答事君當先盡忠而不欺也君若有過則必犯顏而諫之禮云事君有犯而無隱事親有隱而無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註本為上末為下也疏子曰

達○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註孔安國曰為己

履道而行之也為人徒能言之也疏子曰至為人○明

所學己未善故學先王之道欲以自己行之成己而已也今之世學非復為補己之行關正是圖能勝人欲為人言己之美非為己行不足也○註孔安國曰至言之也○徒空也外空為人言之而已無其行也一云徒則圖也言徒為人說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註孔安國曰

伯玉衛大夫蘧瑗也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

而未能也註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

子曰使乎使乎陳羣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也疏人往孔子處云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者孔子與

伯玉之使者坐而問之云曰夫子何為者此孔子所問

之事孔子指伯玉為夫子問使者汝家夫子何所為耶

云對曰云云者使者答言我家夫子恆自修省夙夜戒

慎欲自寡少於過失而未能寡於過也云使者出者使

者答竟而出云子曰使乎使乎者孔子美使者之為美

故再言使乎者言伯玉所使為得其人也顏子尙未能

無過沉伯玉平而使者曰未能是得伯玉之心而不見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疏

孔安國曰不越其職也疏子曰至其位云云子曰云云

者誠人各專己職不得濫謀圖他人之政也云曾子曰云云者君子思慮當已分內

不得出己之外而思他人人事思於分外徒勞不可得袁

氏曰不求分外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疏子曰至行也云君子

出言而不能行遍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小人則否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

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疏子曰至道也云云子曰云

云者言君子所行之道有三夫自謙我不能行其一也我者孔子自言也云仁

者不憂者一樂天命內省不疚是無憂云智者不惑

者二智者以昭了為用是無疑惑云勇者不懼者三既

有才力是以捍難衛侮是無懼敵也云子貢曰夫子自

道也者孔子曰無而實有也故子貢曰孔子自道說也

江熙曰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

遂與眾人齊其能否故曰我無能焉子貢識其天真故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疏孔安國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我夫

哉我則不暇疏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疏子貢方人

云子貢方人者方比方人也子貢以甲比乙論彼此之勝劣者也云子曰云者夫人行難知故比方人優劣之不易且誰聞已之劣故聖人不言聖人不言而子貢尊輒比方之故抑之云賢乎哉云我則不暇者事既為難故我則不暇有比方之說江熙曰比方人不得不長短相傾聖人誨人不倦豈當相臧否故云我則不暇是以問人之賢而無毀譽長物之風於是乎暢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己無能也

王肅曰徒患己之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也

子曰至能也言不患人之不知我之有才能也正患無才能以與人知耳

平云不逆詐者逆者迎也君子含弘接納不得逆欺物以詐偽也李充曰物有似真而偽亦有似偽而真者信僭則懼及偽人詐濫則懼及真人寧信詐則為教之道弘也云不億不信者億億必也事必須驗不得億必

懸期人之不信李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然閑邪存誠不在善察若見失信於前必億其無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路塞矣億音憶云抑亦云云者言若逆詐及億不信者此乃是先少覺人情者耳寧可謂是為賢者之行乎李充曰夫至覺忘覺不為覺以求先覺先覺雖覺同逆詐之不覺也顏特進曰能無此者雖未窮明理而抑亦先覺之次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孔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

也

苞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微生畝云云者微生畝見孔子東西遑遑屢適不合故呼孔子名而問之也言丘何是為此栖栖乎將欲行詐佞之事於時世乎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曰我之栖栖非敢詐佞政是忿疾世固陋我欲行道以化之故耳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鄭玄曰德者謂調良之

德也

子曰至德也。○驥者馬之上善也。于時輕德重

是稱其美德耳。驥既如此而人亦宜然也。江熙曰：稱伯

樂曰：驥有力而不稱，君子雖有兼能而惟稱其德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或曰：至報德。○云或曰云云者

此人欲行德以報彼怨，其事理何如也？云子曰何以報

德者，孔子不許也。言彼有怨而德以報彼，設彼有德於

此則又何以報之也？云以直云云者，既不許以德報怨，

故更答以此也不許以德報怨，言與我有怨者，我宜用

直道報之。若與我有德者，我以備德報之也。所以不以

德報怨者，若行怨而德報者，則天下皆行怨以要德報

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怪

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

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知我

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也。

子曰：至天乎？云莫我知也。夫者，莫無也。孔子歎世人

無知我者，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怪夫子有此言云何

謂莫知子乎？為猶若為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無

知我之事，尤責也。言我不見用而世人咸言我應怨天

責人而我實無此心也。人不知己，言我應怨天，不見

用我，亦不怨天也。云下學而上達者，解無知我所以不

怨天，不尤人之由也。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命，我既學

人事，不尤人，有泰故不尤人。上達，天命。天命，有窮有

通故我不怨天也。云知我者，其天乎者，人不知己，知我

不怨不尤者，唯天知之耳。○聖人至己也。○聖人德

合天地，天地無可怨責，故我亦不怨責之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融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

子也子服景伯以告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
 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讒志
 子路也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
 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有罪
 既刑陳其尸日肆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
 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至命何云云
 也子路時仕季氏而伯寮讒季氏令信讒譖子路也云
 子服景伯以告者子服景伯聞公伯寮譖子路故告孔
 子云曰夫子固有惑志者此景伯所告之辭夫子者季
 孫為夫子也惑志謂季孫信伯寮之讒子路也云公伯
 寮云云者景伯既告孔子曰季氏猶有惑志而又此說
 助子路使子路無罪而伯寮致死言若於他人該有豪
 勢者則吾力勢不能誅耳若於伯寮者則吾力勢是能
 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肆者殺而

陳尸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景伯以子路無罪言人
 死生有命非伯寮之譖如何言人之道德行於世者
 此是天之命也云道之將云云者又言人君道廢墜不
 用於世者此亦是天之命也子路之道廢與由天之命
 耳雖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命而興廢於子路耶江熙
 曰夫子使景伯辨子路則不過季孫為甚拒之則逆其
 區區之誠故以行廢之命期之或有如不救而大救也
 魯人弟子也馬融曰至子也亦是孔子弟子其家在魯故云
 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陳曝其尸以示百姓日肆也
 子曰賢者避世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匡之也其次
 避地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也其次避色孔安國
 曰色斯舉也其次避言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也子
 曰作者七人矣苞氏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
 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疏子曰至
 人矣

云賢者避世者聖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無可無不可故不以治亂為隔若賢者去就順時若天地閉塞則賢人便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此謂避世之士也云其次避地者謂中賢也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處去亂就治此是避地之士也云其次避色者此色惡則去此謂避色之士也云其次避言者此又次避色之賢者不能觀色斯舉矣唯但聽君言之是非聞惡言則去此謂避言士也云子曰作者七人矣者引孔子言證能避世以下自古已來作此行者唯七人而已矣○苞氏曰至輿也○七人是注中有七人也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蕢楚狂接輿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避言者也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闢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苞氏曰言

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也

子路宿至者與○云子路宿於石門者魯城門外

門地名也子路行住石門宿也一云石門者魯城門外也云石門晨門曰奚自者晨門守石門晨昏開閉之吏也魯人也自從也子路既在石門守門之吏朝早開見子路從石門行過故問子路曰汝將從何而來邪云子路曰自孔氏者子路答曰我此行從孔氏處來也云曰是云云者晨門聞子路云從孔氏故知是孔子也言孔氏知世不可教化而強周流東西是知其不可為之故問之○晨門者闢人也○守昏晨者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既而曰鄙哉硜硜乎

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此硜硜徒信己而已言亦無

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苞氏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

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也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道也
於衛者孔子時在衛而自以槌擊磬而爲聲也云有荷云云者荷擔揭也賁織草爲器可貯物也當孔子擊磬之時有一人擔揭草器而過孔氏之門也云曰有心哉擊磬乎者荷賁者聞孔子磬聲而云非是平常之其聲乎有別所志故云有心哉云既而曰鄙哉者既而猶既畢也荷賁既云有心而察之察之既畢又云鄙哉言磬中之聲甚可鄙劣也云磬經乎莫己知也者此鄙哉之事言聲中經經有無知己也云斯已而已矣者又言孔子經經不肖隨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云深則厲淺則揭者荷賁者又引事爲譬以諫孔子也以衣涉水爲厲也若水深者則不須揭衣揭衣會是無益當合而厲之若水淺者涉當褰揭而度譬如爲教若世不可教則行之如不揭也若世可教則行之如揭衣以涉水也爾雅云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厲繇猶由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荷賁譏己而發此言也果者敢也末無也

言彼未解我意而便譏我此則爲果敢之甚也故曰果哉但我道之深遠彼是中人豈能知我若就彼中人求無譏者則爲難矣玄風之攸在賢聖相與必有以也夫相與於無相與乃相與之至相爲於無相爲乃相爲之遠苟各修本奚其泥也同自然之異也雖然未有如荷賁之談譏甚也按文索義全近則泥矣其將遠則通理嘗試論之武王從天應民而夷齊叩馬謂之殺君夫子疾固勤誨而荷賁之聽以爲經經言其未達則則彼皆賢也達之先於衆矣殆以聖人作而萬物都觀非聖人則無以應萬方之求救天下之弊然救弊之迹弊之所緣勤誨之累則焚書坑儒之禍起革命之極致故江熙曰高之豐成不捨擊其迹則無振希聲之極致故江熙曰隱者之談夫子各致此出處不乎○有心謂契契然也○徒空也時既不行而猶空信
契契謂心則有所志詩云契契寤歎○此經之益也○徒空也時既不行而猶空信
己道欲行之是於教化無所益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

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註馬融曰己己百官

也以聽於冢宰三年註孔安國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

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註子張曰至三年○

高宗殷中興王也名武丁殷家三十帝水德王六百二

十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也前帝小乙之子也其武

丁登阼之時殷祚已得三百四十二年其德高而可宗

故謂為高宗也諒信也陰然也尙書云作其卽位乃或

諒陰三年不言是武丁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

默言其孝行著于張讀尙書見之不曉嫌與世異故發

問孔子何謂也云子曰云者孔子答于張古之人君

也言古之人君有喪者皆三年不言何必獨美高宗耶

此言亦激時人也云君薨百官總己者說人君之喪其

子得不言之由若君死則羣臣百官不復諮詢於君而

各總束己之事故云總己也云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冢

宰上卿也百官皆束己職三年聽冢宰故嗣王君三年

不言也○註孔安國曰至默也○或呼倚廬為諒陰或

呼為梁闇或呼梁庵各隨義而言之○註馬融曰己己

百官也○己具己於百官各自束己身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註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疏

子曰至使也○禮以敬為主君既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註孔安國曰敬其身也曰

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註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

族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

堯舜其猶病諸註孔安國曰病猶難也註子路問至病

問君子者問為君子之法也云子曰修己以敬者身正

則民從故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也云曰如斯而已乎

者子路嫌其少故重更諮問孔子如此而已乎斯此也

云曰修己以安人者答子路言當能先自修敬己而後

安人也云曰如斯而已乎者子路又嫌少也云曰修己

以安百姓者又答曰先修敬己身然後乃安於百姓也

云修己云云者病難也諸之也言先能內自修己而外安百姓此事為大難也堯舜之至聖猶患此事難故云病諸也衛瓘曰此難事而子路狹掠之再云如斯而已乎故云過此則堯舜所病也郭象曰夫君子者不能索足故修己者索己故修己者僅可以內敬其身外安同己之人耳豈足安百姓哉百姓百品萬國殊風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若欲修己以治之雖堯舜必病況君子乎今堯舜非修之也萬物自無為而治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明雲行雨施而已故能夷暢條達曲成不遺而無病也

原壤夷俟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

待也踞待孔子也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老而

不死是為賊也賊謂賊害也以杖叩其脛孔安國

曰叩擊也脛脚脛也原壤至其脛云原壤夷俟者

敬與孔子為朋友夷踞也俟待也壤聞孔子來而夷踞

恆以禮教為事見壤之敬故歷數之以訓門徒也言壤少而不以遜悌自居至於年長猶自放恣無所效述也云老而不死是為賊者言壤年已老而未死行不敬之事所以賊害於德也云以杖叩其脛者脛脚脛也膝上曰股膝下曰脛孔子歷數言之既竟又以杖叩擊壤脛令其脛而不夷踞也

闕黨童子將命矣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

主之語出入也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

也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

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苞氏曰先生成人也竝

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闕

至成者也云闕黨童子將命者五百家為黨此黨名闕故云闕黨也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是傳賓主之辭謂闕黨之中有一小兒能傳賓主之辭出入也云或問之曰益者與者或見小兒傳辭故問孔子云此童子而

傳辭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云子曰云者孔子答曰其非求益之事也禮童子隅坐無有列位而此童子不讓乃與成人並居位也云見其與先生並行者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云非求云云者孔子又曰此童子既居位並行則非自求進益之道正是欲速成人耳違禮欲速成者非是求益之道也○註童子至位也○隅角也童子不合與成人並位但就席角而坐是無位也矣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七 番禺黎永椿陳慶修校字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八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者衛國無道之君也所以次前者憲既問仕故舉

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註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註孔安國曰俎豆禮器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註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五百人為旅也軍旅未事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

註衛靈公問至學也○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孔子至衛欲行文教而靈公不慕勝業唯知問於軍陳之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八

事也云孔子對曰云云者俎豆禮器也孔子武文自然兼能今抑靈公故云唯嘗聞俎豆事也云軍旅云云者拒之故云不學軍旅也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也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鄭玄曰至事也○本謂文教也靈公未能文教不教之武者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也○明日矣○云明日遂行者孔子至衛既為問武故其明日遂行不畱衛國也云在陳絕糧者明日遂行初往曹曹不容又往宋在宋遭匡人之圍又往陳遇吳伐陳陳大亂故乏絕糧食矣云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謂諸弟子從

孔子行在陳者也病飢困也興起也既絕糧故從行弟子皆餓困莫能起者也云子路愠見者弟子皆病無能起者唯子路剛強獨能起也心恨君子行道乃至如此困乏故便愠色而見孔子也云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此愠見之辭也曾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則君子不應窮乏今日如此與孔子言乖故問云君子亦窮乎云子曰云者孔子此答因抑小人也言君子之人固窮亦有窮時耳若不守窮而為濫溢則是小人故云小人窮斯濫矣○孔安國曰至食也○云孔子去衛如曹者如往也云又之宋者之亦往也云會吳伐陳者會猶遇也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孔安國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

一以知之也。疏。子曰至貫之。○云子曰云云者時人見故孔子問子貢而釋之也。云對曰然者然如此也。子貢答曰賜亦謂孔子多學故如此多識之也。云非與者子貢又嫌孔子非多學而識故更問定云非與與不定之辭也。云曰非也者孔子又答曰非也言我定非多學而識之也。云子一以貫之者貫猶穿也。既答云非也故此更答所以不多學而識之由也。言我所以多識者我以一善之理貫穿萬事而識之由也。言我所以多識者我以子一以貫之也。○善有至知之也。云善有元事有會者元猶始也。會猶終也。元者善之長故云善有元也。事各有終始故曰事有會也。云天下殊塗而同歸者解而一致者解善有元也。致極也。人慮乃百其元極則同起一善也。云知其云云者是善長舉元則眾善自舉所以不須多學而自能識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疏。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由子路也。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

之人難得故為少也。○王肅曰至德者也。○按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為問絕糧而譏發之者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疏。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疏。子曰至已矣。○云子曰云

云者舜上受堯禪於己已又下禪於禹受授得人故孔子歎舜無為而能治也。云夫何云云者既受授善得人無勞於情慮故云夫何為哉。既垂拱而民自治政所以自恭敬而居天位正南面而已也。蔡謨曰謨昔聞過庭之訓於先君曰堯不得無為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為者所授非聖也。今三聖相係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為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古以來承至治之世接二聖之閒唯舜而已。故特稱之焉。○言任至治也。○由受授皆聖舉十六相。○在朝故是任官得其人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疏。鄭立曰萬二千五百

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

見其參然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

註苞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

在輿則若倚衡軛也子張書諸紳**註**孔安國曰紳大帶

也**疏**子張問至諸紳○云子張問行者問人立身居世

也修善若為事而其道事可得行於世乎云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者答云欲使道行於世者出言必使忠信

立行必須篤敬厚恭敬也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若身修

前德無論居處於華夏假令居住蠻貊遠國則己之道

德無所不行也云言不云者又云若不能身修前德

而身雖居中國州里之近而所行亦皆不行故云行乎

哉言不行也云立則云云者參猶森也言若敬德之道

行己立在世間則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森森滿巨於

己前也云在輿云云者倚猶憑依也衡車衡軛也又若

在車輿之中則亦自想見忠信篤敬之事羅列憑依滿

於衡軛之上也云夫然後行也者若能行存想不忘事

事如前則此人身無往而不行故云夫然後行也云子

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張問孔子之言可重故書題

於己衣之大帶欲日夜存錄不忘也○**註**鄭玄

曰至為里○此王畿遠郊內外民居地名也

子曰直哉史魚**註**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鱗也邦有道如

矢邦無道如矢**註**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不曲

也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註苞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疏**曰

至懷之○云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行正直也云邦有

云云者證其為直譬矢箭也性唯直而不曲言史魚之

德恒直如箭不以國有道無道為變曲也云君子哉蘧

伯玉者又美蘧瑗也進退隨時合時之變故曰君子哉

也云邦有道則仕者出其君子之事也國若無道則肆

其聰明以佐時也云邦無云云者國若無道則韜光匿

智而懷藏以避世之害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至失言○云子曰云云者謂此人可與共言而已不可與之言則此人不復見顧故是失於可言之人也云不可云云者言與不可言之人共言是失我之言者也云智者云云者唯有智之士則備照二途則人及言並無所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孔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子曰至成仁○云志士仁人者謂心有善志之士及能行仁之人也云無求生以害仁者既志善行仁恆欲救物故不自求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也生而害仁則志士不為也云有殺身以成仁者若殺身而仁事可成仁也則志士仁人必殺身為之故云有殺身成仁也殺身而成仁則志士所不恡也繆播曰仁

居理足本無危亡然賢而圖變則理窮窮則任分所以有殺身之義故比干剖心孔子曰殷有三仁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

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也
子貢問至仁者也○云子貢問為仁者問為仁人之法也云子曰云云者將欲答於為仁之術故先為說譬也工巧師也器斧斤之屬也言巧師雖巧藝若輪般而作器不利則巧事不成如欲其所作事善必先磨利其器也云居是云云者合譬成答也是猶此也言人雖有賢才美質而居住此國若不事賢不友於仁則其行不成如工器之不利也必欲行成當事此國大夫之賢者又友此國士之仁者也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云仁互言之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

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

馬融曰殷車曰大輅

論語集解卷八

五

左傳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服周之冕苞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也樂則韶舞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也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

顏淵問至人殆云顏淵問為邦者為猶治也顏淵魯人當時魯家禮亂故問治魯國之法也云子曰行夏之時者孔子此答舉魯舊法以為答也行夏之時謂用夏家時節以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也雖異而用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夏時得天之正故也魯家行事亦用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云乘殷之輅者亦魯禮也殷輅木輅也周禮天子自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輅三曰象輅四曰革輅五曰木輅五輅並多文飾用玉輅以郊祭而殷家唯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魯以周公之故雖得郊天而

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以郊也故郊特牲說魯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注云設日月畫於旂上也素車殷輅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按如記注則魯郊用殷之木輅也云服周之冕者亦魯郊也周禮有六冕一曰大裘冕二曰衮冕三曰鷩冕四曰毳冕五曰絺冕六曰玄冕周王郊天以大裘而冕雖魯郊不得用大裘但用衮以郊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玄注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也按此記注即魯郊用衮也然魯廟亦衮或問曰魯既用周次冕以郊何不用周金輅以郊耶答曰周郊乘玉輅以示文服用大裘以示質但車不對神故示文服以接天故用質也云樂則韶舞者謂魯所用樂也韶舞舜樂也周用六代樂一曰雲門黃帝樂也二曰咸池堯樂也三曰大韶舜樂也四曰大夏禹樂也五曰大濩殷湯樂也六曰大武周樂也若餘諸侯則唯用時王之樂魯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賜四代之禮樂自虞而下故云樂韶舞也所以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而用四代並從有虞氏為始也又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公子

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乃為之舞自周以上至見舞韶箭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也杜注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箭而季子知其終也云放鄭聲遠佞人者亦魯禮法也每言禮法亦因為後教也鄭聲淫也魯禮無淫樂故言放之也佞人惡人也惡人壞亂邦家故黜遠之也云鄭聲淫而佞人出鄭聲佞人所以宜放遠之由也鄭地聲淫而佞人出使國家為危殆也按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所以是淫也

據見至知也○解所以用夏時之義也夏之春物出地上和暖著見已故易知之也○馬融曰至儉也○左傳之言亦說魯禮也○荀氏曰至聽也○周既文民人多過君上若任已視聽見民犯罪者多數用刑辟過若見過不治則非謂人君之法故冕服前後垂旒以亂眼左右兩邊垂瑱以塞耳示不任視聽也鞋黃色也續新綿也當兩耳垂黃綿綿之下又係玉名為瑱也○韶舜至取之也○解魯所以極韶不取堯樂之義也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王肅曰君子當思慮而

預防也子曰至近憂○人生當思漸慮遠防於未然之來不朝則夕故云必有近憂也

子曰已矣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至者也○既先云已矣明久已不見也疾時色興德廢故起斯歎也此語亦是重出亦孔子再時行教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為竊位也

疏子曰至立也○云子曰云云者臧文仲魯大夫也竊盜也臧文仲雖居位居位不當與盜位者同故云竊位者與云知柳云云者此臧文仲竊位之由也凡在位者當助君舉賢才以其匡佐而文仲在位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薦之於君使與己同立公朝所以是素餐盜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自責

已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

疏

子曰至怨矣○躬身也

厚責人厚則為怨之府責已厚人不見怨故云遠怨蔡謨曰儒者之說雖於義無違而於名未安也何者以自厚者為責己文不辭矣厚者謂厚其德也而人又若已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路塞責己之美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也侃按蔡雖欲異孔而終不離孔辭孔辭亦得為蔡之釋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

註孔安國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

曰柰是何也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註孔安國

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

疏子曰至

云不曰如之何者不曰猶不謂也如之何謂事卒至非已力勢可柰何者也言人生常當思慮卒有不可如何之事逆而防之不使有起若無慮而事歛起是不曰如之何事也李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何當

至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何也云如之云云者若不先慮而如之何之事非唯凡人不能柰何矣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故云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

註鄭玄曰小惠謂小小才智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

疏子曰至

云子曰云云者三人以上為羣居羣居共聚有所談說終於日月而未曾有及義之事也云好行云云者小惠小小才智也若安陵調諛屬也以此處世亦難為成人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

註

鄭玄曰義以為質謂操行也遜以出之謂言語

也疏子曰至子哉云云君子義以為質者義宜也質本也疏也人識性不同各以其所宜為本云禮以行之者雖各以所宜為本而行之皆須合禮也云遜以出之者行之及合禮而言出之必使遜順也云信以成之者行

之合禮而言遜順而出之終須信以成之也云君子哉者如上義可謂為君子之行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荀氏曰君

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子曰至

病猶患也君子之人常患己無才能耳不患己有才能而人不見知之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病也

沒世謂身沒以後也身沒而名譽不稱揚為人所知是君子所疾也故江熙曰匠終年運斤不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為善不能成名亦君子病之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也子曰至諸人○求責也君子自責己德行之不足不責人也小人不責己而責人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荀氏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

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也

子曰至不黨○云子曰云者矜矜莊也君子自矜莊己身而已不與人爭也故江熙曰君子不使其身悅焉若非終日自敬而已不與人爭勝之也云羣而不黨者君子乃朋羣義聚而不相阿黨為私也故江熙曰君子以道相聚聚則為羣羣則似黨羣居所以切磋成德非於私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荀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

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子曰至廢言○云子

知其德行不可聽言而薦舉之故君子不為也云不以人廢言者言又不可以彼人之卑賤而廢其美言而不

用也故李充曰詢于

藹蕘不恥下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子貢問至人也○云子貢問云

之也云子曰其恕乎者此是可終身行之一言也恕謂內付己心外以處物言人在世當終身行於恕也故云其恕也云己所云者此釋恕事也夫事非己所欲者不可施與人也既已所不欲亦必人所不欲也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

荀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

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子曰至行也云云子曰

之於世平等如一無有憎愛毀譽之心故云誰毀誰譽也云如有云者既平等一心不有毀譽然君子掩惡揚善善則宜揚而我從來若有所稱譽者皆不虛妄必先試驗其德而後乃譽之耳故云其有所試矣又通云我乃無毀譽若民人百姓有相稱譽者則我亦不虛信而美之其必以事試之也云斯民云云者斯民者謂若此養民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養民如此無私毀譽者是三代聖王治天下用直道而行之時也郭象曰無心而

付之天下者直道也有心而使天下從己者曲法故直道而行者毀譽不出於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之百姓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斯民也荀氏曰至已矣注意如向說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荀氏曰古之史於書字有

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亡矣夫

荀氏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

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子曰至矣夫孔子此歎世澆流迅速時異一時也云子曰云者史者掌書之官也古史為書若於字有不識者則懸而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為者也孔子自云已及見昔史有此闕文也矣云有馬者借人乘之者孔子又曰亦見此時之馬難調御者不能調則借人乘服之也云今則亡矣夫者亡無也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識字輒擅而不闕有馬不調則恥云其不能必自乘之以致傾覆故云今亡也矣夫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孔安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子曰至大謀也

巧言亂德者辭達而已不須巧辨巧辨文多更於德為亂之也

云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人須容忍則大事乃成若不能忍小則大事之謀亂也

又云通云凡為人所當依事以斷事無大小皆便求了若小小不忍有所慈為則大謀不成也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王肅曰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子曰

焉

云眾惡之必察焉者設有一人為眾所憎惡者必當察其德不可從眾雷同而惡之也

所以然者此人或特立不羣為眾所害故必察之也

云眾好之必察焉者又設有一人為眾所好愛者亦當必察之也

所以然者此人或眾而崇重之也

所以然者或此人行惡為羣惡之所愛故亦必察也

衛權曰賢人不與俗爭則莫不好愛也俗人與時同好亦則見好也

凶邪善則莫不惡之行高志遠與俗違忤俗亦惡之皆不可不察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

子曰至人也

道者通物之不通於不可通若人才大則道隨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

若人才小則道小不能使大是非道弘人也故蔡謨曰道者寂然不動行之由人人可適道故

曰人能弘道道不適人故曰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至過矣

人有過能所以非過過而不改則成過也

江熙曰一過容恕又文則成罪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至學也

勸人學也終猶竟也寢眠也言我嘗竟日終夕不食不眠以思天下之理唯學益人餘事皆無益故云不如學也

郭象曰聖人無詭教而云不寢不食以思者何夫思而後通習而後能者百姓皆然也聖人無事而不與百姓同事事同則形同是以見形以為已異故謂聖人亦必勤思而力學此百姓之情也故用其

情以教之則聖人之教因彼以教彼安容詭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鄭立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餓勸人學也
子曰至憂貧云子曰云者謀猶圖也人非道不立故必謀道也自古皆有死也不食亦死死而後已而道不可遺故謀道不謀食也云耕也云者餒餓也唯知耕而不學是無智之人也雖有穀必他人所奪而不得自食是餓在于其中也云學也云者雖不耕而學則昭識斯明為四方所重縱不為亂君之所祿則門人亦其貢贍故云祿在其中矣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云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二三子之手是也云君子云云者學道必祿在其中所以憂已無道而已也若必有道祿在其中故不憂貧也江熙曰董仲舒曰違違求仁義常患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違違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小人之意也此君子小人謀之不同者

也慮匱乏故勤耕恐道闕故勤學耕未必無餓學亦未必得祿祿在其中恆有之勢是未必君子但當存大而遺細故憂道不憂於貧也

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苞氏曰智

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智及之仁

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苞氏曰不嚴以臨之

則民不敬從其上也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

不以禮未善也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也云子曰云云者謂人有智識得及為官位者故云智及之也雖謀智能及不及能用仁守官位故云仁不能守之也此皆謂中人不備德者也云雖得之必失之者祿位雖由智而得為之無仁以持守之必失祿位也云智及云云者蒞臨也又言若雖能智及仁守若臨民不用莊嚴則不為民所敬云智及云云者雖智及仁守

蒞莊而動靜必須禮以將之若動靜不用禮則為未盡善也李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蒞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顏特進曰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子曰云者君子之道深遠不與凡人可知故云不可小知也德能深潤物物受之深故云而可大受也張憑曰謂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為小善也故宜推誠聞信虛以將受之不可求備責以細行也云小人云云者小人道淺故云不可大受也淺則易為物所見故可以小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

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

子曰至者也云子曰云者甚猶勝水火是人朝夕所須仁是萬行之首故非水火則無以食非仁則無有恩義若無恩及飲食則必死無以立世三者竝為民人所急也然就三事之中仁最為勝故云甚於水火也云水火云者此明仁所以勝水火之事也水火乃能治民人民人若誤履蹈之則必殺人故云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而仁是恩愛政行之故宜為美若誤履蹈之則未嘗殺人故云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也見有蹈水火死者未嘗見蹈仁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

於師行仁急也

疏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仁者周窮濟

仁宜急不得讓師也。張憑曰：先人後己，外身愛物，履謙處卑，所以為仁，非不好讓，此道非所以讓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疏**孔安國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

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有信也。**疏**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子權變無常，若為事苟合，道得理之正，君子為之，不必存於小信，自經於溝瀆也。一通云：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疏**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

食祿也。**疏**子曰：至其食，○國家之事，知無不為，是敬其

熙曰：恪居官次，以達其道，事君之意也。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

子曰：有教無類。**疏**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疏**子曰：

有教無類。○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繆播曰：世咸知斯旨之崇，教未信，斯理之諒深，生生之類同稟一極，雖下愚不移，然化所遷者，其萬倍也。若生而間道長，而見教處之，以仁道養之，以德與道終始，為乃非道者，余所不能論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疏**子曰：至為謀。○人之為事，必審不誤，若道不同，而與共謀，則方圓義鑿，枘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疏**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辭

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疏**子曰：辭達而已矣。○言

事而已，不須美奇，其言以過事實也。

師冕見。**疏**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及階，子曰：

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孔安國曰歷告以座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師冕出子
 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師冕出子
 曰相導也師冕見至道也○云師冕見者師冕魯之
 階孔子家堂階也師冕來見至孔子家階也云子曰階
 也者師冕言來見至階孔子語之曰階也使之知而登
 之也云及席者冕已升階至孔子堂上席也云子曰席
 也皆坐者孔子又語之曰至席令其登席而坐皆俱也
 孔子見替者必起師既起則弟子又隨而起冕至席已
 坐故孔子亦坐弟子並坐故云皆坐也云子告云云者
 某席中人也冕無目不識座上人故孔子歷告之以座
 上人之姓名也既多人故再曰某在斯某在斯也隨人
 百十每一告之云子張在此子貢在此云師冕出者
 見孔子事畢而出去也云子張問云云者道循禮也子
 張見孔子告之階席人姓名字故冕出而問孔子向與
 師冕言之是禮不與也云子曰然者答曰是禮也云周
 相師之道也者又云冕既無目故
 主人宜為之導相所以歷告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季氏者魯國上卿豪強僭濫者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故據

臣凶故以季氏次衛靈公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孔安國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

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

為季氏臣來告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孔

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

求教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孔安國曰使

主祭蒙山也且在邦域之中矣孔安國曰魯七百里

之邦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為

伐也註孔安國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註孔安國曰歸
 咎於季氏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註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
 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
 焉用彼相矣註苞氏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
 不能何用相為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柙龜玉毀櫝中
 是誰之過與註馬融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
 之過耶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註馬融曰固謂
 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今不取後世必為

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註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
 也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註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
 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註孔安國曰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
 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
註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
 無寡安無傾註苞氏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
 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
 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註孔

安國曰民有異心日分欲去日崩不可會聚日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内註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註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註季氏至内也○此章明季氏專征濫伐之惡也○云季氏將伐顓臾者顓臾魯之附庸也其地與季氏采邑相近故季氏欲伐而并之也故云季氏將伐顓臾也○云冉有云云者二人時仕季氏為臣見季氏欲濫伐故來見孔子告道之也○云曰季氏云云者冉有告孔子之辭也有事謂有征伐之事也○云孔子曰云云者求冉有名也爾汝也雖二人俱來而告冉有獨告嫌冉有又為季氏有聚斂之失故孔子獨呼其名而問云此征伐之事無乃是汝之罪過與言是其教導季氏為之也○云夫顓臾云者孔子拒冉有不聽伐之也言顓臾是昔先王聖人之

所立以主蒙山之祭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也既是先王所立又為祭祀之主故不可伐也○云且在云云者言且顓臾在魯七百里封内故云在邦域中也○云是社稷之臣者國主社稷顓臾既屬魯國故是社稷之臣也○鄭注詩云諸侯不臣附庸而此云是社稷臣者當爾時已臣屬魯故也○云冉有云云者夫子指季氏也冉有言伐者稱吾二臣是冉有自謂及子路也言我二臣皆不欲伐之也冉有恐孔子不許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又呼求名孔子曰求者孔子不許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又呼求名語之也○云周任云云者此語之辭也周任古之良史也周任有言曰人生事君當先量後入若計陳我才力所堪乃後就其列次治其職任耳若自量才不堪則當止而不為也○云危而云云者既量而就汝今為人之臣臣之為用正至匡弼持危扶顛今假季氏欲為濫伐此是危顛之事汝宜諫止而汝不諫止乃云夫子欲之吾等不欲則何用汝為彼之輔相乎若必不能是不量而就之也○云且爾云云者又罵之而設譬也兕如牛而色青柙檻也檻貯於虎兕之器也積函也函貯龜玉之匣也言汝云吾二臣皆不欲也此是汝之罪也汝為人輔相

當主諫君失譬如為人掌虎兇龜玉若使虎兇破檻而
逸出及龜玉毀碎於函櫃之中此是誰過則豈非汝輔相之過
乎何得言乎今季氏濫伐此是誰過則豈非汝輔相之過
出虎兇於檻也伐顓臾於邦內是毀龜玉於櫝中也張
憑曰虎兇出柙喻兵擅用於外也龜玉毀於櫝中喻仁
義廢於內也云冉有云者固謂城郭甲兵堅利費季
氏采邑名也冉有既得孔子罵及譬喻而輪誠服罪更
說顓臾宜伐之意也言所以伐顓臾者城郭甲兵堅利
復與季氏邑相近也云今不取云者子孫季氏之子
孫也冉有又言顓臾既城郭堅甲兵利又與費邑相近
其勢力方豪其及今日猶可撲滅若今日不伐取則其
後世必伐於費所以為後世子孫之憂也云孔子云云
者孔子聞冉有言知其虛妄故更呼而語之也夫夫冉
有之言也季氏欲伐實是貪顓臾之地今汝不言季孫
是貪顓臾欲伐取之而假云顓臾固而近費恐為子孫
憂如汝此言是君子之所謂疾也故云君子疾夫也云
舍曰云云者此是君子之所謂疾也舍猶除也冉有不道
季氏貪欲濫伐是舍曰欲之而假稱顓臾固近費是
而必為之辭云丘也云云者孔子罵冉有既竟而更自

稱名為其說季氏子孫之憂不顓臾也將欲言之故先
廣陳其理也不敢云出已故曰聞也有國謂諸侯也有
家謂卿大夫也言夫為諸侯及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
民寡少所患政之不能均平耳今季氏為政不能均平
則何用濫伐欲多土地人民為也云不患貧而患不安
者為國家者何患民貧乏耶政患不能使民安云蓋均
無貧者此結前不貧之事也若為政均平則國家自富
故無貧乏也云和無寡者此結不寡也言政若能和則
四方來至故土地民人不寡少也云安無傾者若能安
民則君不傾危也然上云不患寡患不均不患貧患不
安則下應云均無寡安無貧今云均無貧和故安無傾也云夫如
云安無傾者並相互為義由均和故安無傾也云夫如
是云云者此明不患寡少之由也如是猶如此也若國
家之政能如此安不傾者若遠人猶有不服化者則我
廣修文德於朝使彼慕德而來至也故舜舞干羽於兩
階而苗民至云既來之則安之者遠方既至則又用德
澤撫安之云今由云云者夫子季氏也言今汝及由二
人相不能修文德以來服遠人也云邦分云云者言汝
二人相季氏季氏治魯既外不來遠人而內又離析不

能守國也云而謀云云者汝二人既不能來遠安近而
唯知興動干戈以自伐邦國內地何也云吾恐云云者
冉有曰顓臾近費恐為後世子孫憂孔子廣陳事理已
竟故此改容答也言我之所思恐異於汝也汝恐顓臾
而我恐季孫後世之憂不在於顓臾也云而在蕭牆之
內者此季孫所憂者也蕭肅也牆屏也人君於門樹屏
臣來至屏而起肅敬故謂屏為蕭牆也臣朝君之位
蕭牆之內也今云季孫憂在蕭牆內謂季孫之臣必作
亂也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季氏是
大夫應無屏而云蕭牆者季氏皆僭為之也蔡謨曰冉
有季路竝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
戒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
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
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弘舉治體自救時難
引喻虎兕為以罪相者雖文譏二子而旨在季孫既示
安危之理又抑強臣擅命二者兼著以寧社稷斯乃聖
賢同符相為表裏者也然守文者眾達微者寡也觀其
見軌而味其立致但釋其辭不釋所以辭懼二子之見
幽將長淪於窮學是以正之以莅來旨也○註櫝櫃也
○註櫝櫃也○註兵甲○註兵刃也甲鎧也○註孔安國

○曰至國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也
○註鄭玄曰至子也○註證憂在蕭牆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註孔

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

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

政死乾侯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註孔安國曰季文

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也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註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

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

大夫註孔安國曰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孔子曰至不議。禮樂先王所以飾喜鉞鉞先王所以飾怒。故有道世則禮樂征伐並出天子而出也。云天下無道云云者若天下無道天子微弱不得任自由故禮樂征伐從諸侯出也。云自諸云云者希少也。若禮樂征伐從諸侯出非其所故僭濫之國十世少有不失國者也。諸侯是南面之君故至全數之年而失之也。云自大云云者若禮樂征伐從大夫而專濫則五世此大夫少有不失政者也。其非南面之君道從勢短故半諸侯之年所以五世而失之也。云陪臣云云者陪重也。其為臣之故云重也是大夫家臣僭執邦國教令此至三世必失也。既卑故不至五世則半十而五。三亦半五大者難傾故至十極數也。小者易危故轉相半理勢使然亡國喪家其數皆然。未有過此而不失者也。按此但云執國命不云禮樂征伐出者其不能僭禮樂征伐也。繆播曰大夫五世陪臣三世者苟得之有由則失之有漸。大者難傾小者易滅。近木罪輕遠彌罪重。輕故禍遲重則敗速。二理同致自然之差也。云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由於君故不在大夫。在大夫由天下失道故也。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

君有道則頌之聲興。載路有時雍之義。則庶人民下無所街羣巷聚以評議。天下四方之得失也。若無道則庶人共有所非議也。周幽王無道為犬戎所殺。其子平王東遷。維也。於是昭公十世而昭公為季氏所出。死於乾侯。專征濫伐。至昭公十世而昭公為季氏所出。死於乾侯。之地也。十世者隱一桓二莊三閔四僖五文六宣七成八襄九昭十也。孔子安國曰至四也。此證大夫專濫五世而失家者。季文子始得政而專濫至五世桓子為臣所囚也。五世者季文子一武子二悼子三平子四桓子五也。馬融曰至齊也。證陪臣執政三世而失者也。孔子安國曰無所非議也。非猶鄙也。鄙議風政之不是。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

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

大夫四世矣鄭玄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
 也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
 也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
 至哀公皆衰也孔子曰至微矣○云孔子云云者禮
 時孔子見其數將爾知季氏必亡故發斯旨也公君也
 祿去君室謂制爵祿出于大夫不復關君也制爵祿不
 關君于時已五世也故云去公室五世也云政逮云云
 者逮及也制祿不由君故及大夫也季文子初得政至
 武子悼子平子四世是孔子時所見故云四世云故夫
 云云者大夫執政五世必失而季氏已四世故三桓子
 孫轉以弱也謂為三桓者仲孫叔孫季孫三家同出桓
 公故云三桓也初三家皆豪濫至爾時並衰故云微也
 ○鄭玄曰至世矣○襄仲既殺赤立宣公宣公雖立
 而微弱不敢自專故爵祿不復關己也宣一成二襄三
 昭四定五也○孔安國曰至衰也○後
 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故多云孟孫氏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友善

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鄭玄曰便辟也

謂佞而辯也孔子曰至損矣○云益者三友者明與

者三友者又明與朋友損者只有三事故云益者三友云損

也所友得能多所聞解之人也諒信也云友多聞益矣者三益

也所友得能多所聞解之人也諒信也云友多聞益矣者三益

有益之朋友也云友便辟者此一損也謂與便辟之人

為朋友者謂語巧能為避人所忌者為便辟也云友善

者二損也謂所友者善柔者也善柔謂面從而背毀

而巧也云損矣者上三事皆是為損之朋友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動靜得於禮

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樂宴樂損矣孔安國曰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
疏孔子曰至損矣○云益者三樂者謂者也云損者三樂者又謂以心中所愛樂之事三者為益人禮樂之節也云樂道人之善者二益也心中所愛樂樂得於道說揚人之善事也云樂多賢友者三益也心中所愛樂樂得多賢為朋友也云益矣者此上三樂皆是為益之樂云樂驕樂者此明一損也心中所愛樂為驕傲以自樂也云樂佚遊者此二損也心中所愛樂恣於自逸念念而遨遊不用節度也云樂宴樂者三損也心中所愛樂宴飲酖酬以為為樂也云損矣者此上三樂皆是為損之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孔安國曰愆過也言未及

之而言謂之躁鄭玄曰躁不安靜也言及之不言謂

之隱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

之瞽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

語者猶瞽者也
疏孔子曰至之瞽○云孔子曰云云者云言未云云者一過也侍君子之言語次第承之未及其抄次而言此是輕動將躁者也云言及云云者二過也言語次第已應及其人忽君子不肖出言此是情心不盡有所隱匿者也云未見云云者瞽者盲人也盲人目不見人顏色而只言人之是非今若不自侍坐未見君子顏色趣向而便逆言之此是與盲者無異質故謂之為瞽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

斯為下矣孔子曰至下矣此章勸學也故先從聖

者此明是上智聖人故云上也云若生而自有知識

也上賢既不生知資學以滿分故次生知者也云困而

云云者謂中賢以下也本不好學特以己有所用於理

困憤不通故憤而學之此只次前上賢人也云困而不

學民斯為下矣者謂下愚也既不好學而困

又不學此是下愚之民也故云民斯為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至思

有九思者言君子所宜思之事其條有九也云視思明

者一也若目瞻視萬事不得孟浪唯思分明也云聽思

聰者二也若耳聽萬理不得落漠唯思聰了也云色思

溫者三也若顏色平常不得嚴切唯思溫和也李充曰

靜容謂之和柔暢謂之溫也云貌思恭者四也若容貌

接物不得違逆唯思遜恭也李充曰動容謂之貌謙接

謂之恭也云言思忠者五也若有所言語不得虛偽唯

思盡於忠也故云事思敬者六也凡行萬事不得傲慢

唯思於敬也故云禮曰無不敬也云疑思問者七也心

有所疑不得輒自斷決當思諮問於事有識者也云忿

思難者八也彼有違理之事來觸於我我必忿怒於彼

雖然不得乘此忿心以報於彼當思於忽有急難日也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云見得思義者

九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見已應有所得當

思其義取也江熙

日義然後取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孔子曰至

見善如不及者見有善者當慕而齊之恒恐己不能相

及也袁氏曰恒恐失之故馳而及之也云見不善如探

湯

喻

去惡疾也

隱居以求其志

湯者若見彼不善者則已急宜畏避不相染人譬如人使己以手探於沸湯為也云吾見云云者孔子自曰此上二事吾嘗見其人亦嘗聞有其語也顏特進曰好善如所慕惡惡如所畏合義之情可傳之理既見其人又聞其語也云隱居云云者志違昏亂故願隱遁言幽居以求其志也行義以達其道常願道申故躬行仁義以達其道也云吾聞云云者唯聞昔有夷齊能然是聞有其語也而今世無復此人故云未見其人也顏特進曰隱居所以求志於世表行義所以達道於古人無立之高難能之行徒聞其語未見其人也○孔安國曰至疾也○去猶避也疾速也謂避惡之速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王肅曰此所謂以德為稱者也

公至謂與○云齊景公有馬千駟者千駟四千匹馬也云死之云云者生時無德而多馬一死則身名俱消故民無所稱譽也云伯夷云云者夷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也兄弟讓國遂入隱于首陽之山武王伐紂夷齊扣武王馬諫曰為臣伐君豈得忠乎橫尸不葬豈得孝乎武王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孤竹君之子兄弟讓國大王不能制也隱於首陽山合方立義不可殺是賢人即止也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遼西令支縣祐家白張石虎往蒲坂採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即遂不食七日餓死云首陽下者在山邊側也云民到于今稱之者雖無馬而餓死而民到孔子之時相傳猶揚愈盛也云其斯之謂與者斯此也言多馬而無德亦死即消雖餓而有德稱義無息言有德不可不重其此謂之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

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陳亢問至子也○云陳亢問云云者魚是孔子之子孔子或私教伯魚有異門徒聞故云子亦有異聞不也呼伯魚而為子也云對曰未也者伯魚對陳亢曰我未嘗有異聞也云嘗獨立者此述已生平私得孔子見語之時也言孔子嘗獨立左右無人也云鯉趨而過庭者孔子獨立在堂而已趨從中庭過也云日學詩乎者孔子見伯魚從過庭呼而問之曰汝嘗學詩不乎云對曰未也者伯魚述舉已答孔子言未嘗學詩也云日不學詩無以言者孔子問伯魚未嘗學詩故以此語之言詩有比與答對酬酢人若不學詩則無以與人言語也云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得孔子之旨故退還已舍而學詩也云他日又獨立者他日又別日也孔子又在堂獨立也云鯉趨而過庭者伯魚又從中庭過

也曰學禮乎者孔子又問伯魚汝學禮不乎對曰未也者亦答曰未學禮也云不學禮無以立者孔子又語伯魚曰禮是恭儉莊敬立身之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不學禮則無以自立身也云鯉退而學禮者鯉從孔子旨退而學禮也云聞斯二者矣者又答陳亢言已為孔子之子唯私聞學詩學禮二事也云陳亢云云者陳亢得伯魚答已二事故退而歡喜也言我問異聞之一事而今得聞三事也云聞詩云云者伯魚二也又君子遠其子三也伯魚是孔子之子一生之中唯知聞二事即是君子不獨親子故相疎遠是陳亢今得聞君子遠於其子也范甯曰孟子曰君子不教子何也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忿繼之以忿則反夷矣父子相夷惡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也

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人也

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
 言其禮也疏稱謂不明故此正之也邦君云者當時禮亂
 夫人也云夫夫人自稱曰小童者此夫人向夫自稱則曰
 小童小童幼少之目也謙不敢自以此於成人也云邦
 人云云者邦人其國民人也若其國之民呼君妻則曰
 君夫人也君自稱則單曰夫人故民人稱帶君言之也
 云稱諸云云者自我國臣民向他邦人稱我君妻則曰
 寡小君君自稱曰寡人故臣民稱君為寡君稱君妻為
 寡小君也云異邦人云云者若異邦臣來
 即稱主國君之妻則亦同日君夫人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八 番禺黎永椿陳慶修校字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論語陽貨第十七

疏陽貨者季氏家臣亦凶惡者也所以次前者明於時凶亂非唯

國臣無道至於陪臣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季氏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疏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

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歸孔子豚疏

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疏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

不為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孔安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為

有智也曰月逝矣歲不我與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

當急仕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安國曰以順辭免

害也陽貨至仕矣云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者季

氏家臣陽虎也于時季氏稍微陽貨為季氏宰

專魯國政欲使孔子仕已故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

見也云孔子不見者孔子惡其專濫故不與之相見也

又遣人餉孔子豚也所以召不來而餉豚者禮得敵已

以下餉但於己家拜餉而已勝已以上見餉先既拜於

己家明日又往餉者之室也陽貨乃不勝孔子然已交

而勸之欲仕也云孔子時云云者亡無也無謂虎不在

家時也孔子曉虎見餉之意故往拜謝也若往謝必與

相見相見於家事或盤桓故伺取虎不在家時而往拜

於其家也云遇諸塗者塗道路也既伺其不在而往拜

拜竟而還與之相逢於路中也孔子聖人所以不計避

之而在路與相逢者其有所也若遂不相見則陽虎

求召不已既得相見則其意畢耳但不欲久與相對故

造次在塗路也所以知是已拜室還與相逢者既先云

禮未畢或有更隨其至己家之理故先伺不在而往

畢還而相逢也一家通云餉豚之時孔子不在故往謝

之也然於玉藻中為便而不勝此集解通也謂孔子曰

爾言者予我也爾汝也貨先呼孔子來而云我與汝

言也云曰懷云云者此是貨與孔子所言之辭也既欲

合仕已故先發此言也此罵孔子不仁也實猶道也言

仁人之行當惻隱救世以安天下而汝懷藏佐時之道

不可謂孔子曉虎之言故遜辭求免而答云不可也言不

好從事謂好仁人也云好從云云者此亦罵孔子不智也

照了為用動無失時而孔子數栖栖遑遑東西從事而
數失時不為時用如此豈可謂汝為智人乎曰不可者
又遜辭云不可云日月云云者罵孔子孔子辭既畢故
待人豈得懷寶至老而不仕也逝速也言日月不停速不
云者孔子得勸故遜辭答之曰諾吾將仕也郭象曰聖
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
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
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也

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孔安國曰上智不可使強

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子曰至不移○云子曰云

習者謂生後有百儀常所行習之事也人俱稟天地之
氣以生雖復厚薄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
識若值善友則相効為善若逢惡友則相効為惡惡善
既殊故云相遠也故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

物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洙泗之教為君子習申
商之術為小人斯相遠也然情性之義說者不同且依
一家舊釋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
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然性無善惡而有濃
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
用非唯不可名為惡亦不可目為善故性無善惡也所
以知然者夫善惡之名恆就事而顯故老子曰天下以
知美之為美斯惡已以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此皆據
事而談情有邪正者情既正故情是事若逐欲遷其邪
若欲當於理其事則正故情是事若逐欲遷其邪則邪
日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
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
近性故云性其情近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遷故
云遠也若欲而不遷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
雖即火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熱而即火非熱
雖即火非熱而能使之熱能使之熱者何氣也熱也能
使之正者何儀也靜也又知其有濃薄者孔子曰性相
近也若全同也相近之辭不生若全異也相近之辭亦
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無善無惡則同
也有濃有薄則異也雖異而未相遠故曰近也云子曰

云云者前既曰性近習遠而又有異此則明之也夫降
聖以還賢愚萬品若大而言之且分爲三上分是聖下
分是愚愚人以上聖人以下其中階品不同而共爲一
此之共一則有推移今云上智謂聖人下愚愚人也夫
人不生則已若有生之始便稟天地陰陽氛氳之氣氣
有清濁若稟得清者則爲聖人若得濁者則爲愚
人愚人清濁雖澄亦不清聖人清濁攪之不濁故上聖
遇昏亂之世不能撓其真下愚值重堯疊舜不能變其
惡故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下愚以上
二者中間顏閔以下一善以上其中亦多清少濁或多
濁少清或半清半濁澄之則清攪之則濁如此之徒以
隨世變改若遇善則清升逢惡則滓淪所以別云性相
近習相遠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爲武城宰也

夫子莞爾而笑莞爾小笑貌也曰割雞焉用牛刀

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

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子曰

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

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

云者之往也于時子游爲武城宰而孔子往焉既入其
邑聞絃歌之聲也時解聞絃歌之聲其則有二一云孔
子入武城堺聞邑中人家家有絃歌之響由子游政化
和樂故也繆播曰子游宰小邑能令民得其可絃歌以
樂也又一云謂孔子入武城聞子游身自絃歌以教民
也故江熙曰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教敬而已反教歌詠
先王之道也夫子莞爾而笑者孔子聞絃歌聲而笑之
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者孔子說可笑之意也牛刀大刀
也割雞宜用雞刀割牛宜用牛刀若割雞而用牛刀刀
大而雞小所用之過也譬如武城小邑之政可用小刀
而已用子游之大才是才大而用小也故繆播曰惜其
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也江熙曰如

牛刀割雞非其宜也云子游對云云者子游得孔子笑
已故對所以絃歌之意也先據聞之於孔子言曰若君
子學禮樂則必以愛人為用小人學道則易使為樂業
而偃今日所以有此絃歌之化也一云子游既學道於
孔子今日之化政是小人易使故繆播曰夫博學之言
亦可進退也夫子問鄉黨之人言便引得射御子游聞
牛刀之喻且取非宜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不知
之者以為戲也其知之者以為賢聖之謙意也子曰二
三子者二三子從孔子行者也孔子將欲美偃之是故
先呼從行之二三子云偃之言是者言子游之言所以
用絃歌之化是也前言戲之耳者言我前云割雞焉用
牛刀是戲治小而才大也○註孔安國曰至使也○就
如注意言子游對所以絃歌化民者欲使邑中
君子學之則愛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不擾為季氏
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子路不悅曰末之
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註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

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者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

哉如有復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註興周道於東方故

曰東周也註公山至周乎○公山不擾者姓公山名不

也不擾當時為季氏邑宰而作亂與陽虎共執季氏是

昔叛於季氏也云召子欲往者既背叛使人召孔子孔

子欲往應召也云子路不悅者子路見孔子欲往故已

不欣悅也云曰末云云者子路不悅而後說此辭也末

無也之適也已止也中之語助也下之亦適也子路曰

雖時不我用若無所適往則乃當止耳何必公山氏之

適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子路所以欲往之意也徒

空也言夫欲召我者豈容無事空然而召我乎必有以

也云如有云云者若必不空然而用我時則我當為興

周道也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興周道故

云吾其為東周也一云周室東遷洛邑故曰東周

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擇地而興周室道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安國曰不見侮慢

也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安國曰應事

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子張問至使人云云

行五事於天下則可謂之為仁人也云云請問之者子張

不曉五者之事故反請問其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答

五者之目也恭則不侮者又為應解五事所以為仁之

義也言人君行己能恭則人以敬己不敢見輕侮也故

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已也寬則得眾者人君所行寬

弘則眾附歸之是故得眾也信則人任焉者人君立言

必信則為人物所委任也云人思任其事故不見欺

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人君行事不懈而能進疾則事

以成而多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人君有恩惠加民

民則以不憚勞役也故江熙曰有恩惠則民忘勞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

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也腓勝以中牟畔子

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曰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

皁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

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匏瓜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

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

腓勝至不食孔安國曰腓勝召者腓勝使人召於孔子云云子欲

往者孔子欲應召使而往云子路曰云云者子路見孔

子欲應腓勝之召故據昔聞孔子之言而諫止之也子

路曰由昔親聞夫子之言曰若有人自親行不善之事

者則君子不入其家也腓勝以中牟畔者據腓勝身自

善之事也云云者勝躬身爲不善而今夫子若
爲往之故云如之何也子曰云者然如此也孔子答
曰有如此所說也我昔者有此君子不入於不善國之
言也云曰不云云者孔子既然而更廣述我從來所
言非一或云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亦云君子入不善之
國故君子入不善之國而不爲害經爲之設二譬譬天
下至堅之物磨之不薄至白之物染之不黑是我昔亦
有此二言汝今那唯憶不入而不憶亦入乎故曰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言我昔亦經有曰
也故云不曰乎以問之也然孔子所以有此二說不同
者或其不入是爲賢人賢人以下易染故不許入也若
許入者是聖人聖人不爲世俗染累如至堅至白之物
也子路不欲往孔子欲往故具告也云吾豈云云者孔
子亦爲說我所以一應召之意也言人非匏瓜瓠瓜係
滯一處不須飲食而自然生長乃得不用何通乎而我
是須食之人自應東西求覓豈得如匏瓜係而不食耶
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
用豈得如匏瓜係天而不可食耶王弼曰孔子機發後
應事形乃視擇地以處身資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亂
人之邦聖人通遠慮微應變神化濁亂不能污其潔凶

惡不能害其性所以避難不藏身絕物不以形也有是
言者言各有所施也苟不得係而不食舍此適彼相去
何若也江熙曰夫子豈實之公山腓勝乎故欲往之意
耶汎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
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
山而不悅升堂而未入室安測聖人之趣哉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者下六事謂

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曰居吾語汝孔安國曰

子路起對故使還坐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孔安

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好智不好學其

蔽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

也賊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好直不好

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

也狂子曰至也狂也子曰至也狂也子曰至也狂

而問之也云汝聞云云者夫所欲問子路汝曾聞六言而每言以有蔽塞之事乎言既有六故蔽亦有六故云六言六蔽也事在下文王弼曰不自見其過也對曰未也者子路對曰未曾聞之云曰居吾語汝者居猶復坐也子路得孔子問避席而對曰未也故孔子呼之使復坐也吾當語汝也云好仁云云者一也然此以下六事謂中人也夫事得中適莫不資學若不學而行事猶無燭夜行也仁者博施周急是德之盛也唯學者能裁其中若不學而施必失所是與愚人同故其蔽塞在於愚也江熙曰好仁者謂聞其風而悅之者也不學不能深原乎其道知其一而未識其二所以蔽也自非聖人必有所偏偏才雖美必有所蔽學者假教以節其性觀教知變則見所過也云好智云云者二也智以運動為用若學而裁之則智動會理若不學而運動則蔽塞在於蕩無所守也云好信云云者三也信者不欺為用若學而為信信則合宜不學而信信不合宜不合宜則蔽塞在於賊害其身也江熙曰尾生與女子期死於梁下宋襄與楚人期傷泓不度信之害也云好直云云者

四也直者不曲為用若學而行之得中道若不學而直則蔽塞在於絞絞猶刺也好譏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云好勇云云者五也勇是多力多力若學則能用勇敬拜於廟廊捍難於邊壇若勇不學則必蔽塞在於作亂也云好剛云云者六也剛者無欲不為曲求也若復學而剛則中適為美若剛而不學則必蔽在於狂狂謂抵觸於人無迴避者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苞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

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也可以觀鄭立曰觀觀

風俗之盛衰也可以羣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也可

以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孔安國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曰至之名

小子者呼諸弟子欲語之也何莫學夫詩者莫無也夫語助也門弟子汝等何無學夫詩者也詩可以興者又

為說所以宜學之由也與謂譬喻也言若能學詩詩可
令人能為譬喻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風俗盛衰
可以觀覽而知之也可以羣居也詩有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羣居也詩有怨者詩可以怨刺諷
諫之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也云邇
之云云者邇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事
父之道也又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事君之道也江熙
日言事父與事君以有其道也云多識云云者關雎鵲
巢是有鳥也騶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芣葛覃是有草也
甘棠棣棣是有木也詩並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之也
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邵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融曰周南邵南國風之始
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
向牆而立也
子謂至也與云子謂云云者伯魚孔
也邵南鵲巢以下詩也孔子見伯魚而謂之曰汝已曾
學周南邵南之詩乎然此問即是伯魚趨過庭孔子問

之學詩乎時也云人而云云者先問之而更為說周邵
二南所以宜學之意也牆面面向牆也言周邵二南既
多所合載讀之則多識草木鳥獸及可事君親故若不
學詩者則如人面正向牆而倚立終無所瞻見也然此
語亦是伯魚過庭時對曰未學
詩而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玄曰玉璋珪之屬也
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
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馬融曰樂之

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子曰至乎哉
此章辨禮
樂之本也云子曰云云者夫禮所貴在安上治民但安
上治民不因於玉帛而不達故行禮必用玉帛耳當乎
周季末之君唯知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故孔子
歎之云也故重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明禮之所云
不玉帛也云樂云云云者樂之所貴在移風易俗因於
鐘鼓而宜故行樂必假鐘鼓耳當澆季之主唯知崇尚

鐘鼓而不能移風易俗孔子重言樂云樂云鐘鼓云平哉明樂之所云不在鐘鼓也王弼曰禮以敬為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於和鐘鼓者樂之器也于時所謂禮樂者厚贊幣而所簡於敬盛鐘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苟能禮正則無持於玉帛而上安民治矣苟能暢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

內柔佞者也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孔安國

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也窬窬牆也

疏子曰至也與○色厲而內荏者厲矜正也荏柔佞也言人有顏色矜正於外而心柔佞於內者也云譬諸云云者此為色厲內荏作譬也言其譬如小人為偷盜之時也小人為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牆當此之時

外形恆欲進為取物而心恆畏人常懷退走之路是形進心退內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心內柔佞者也江熙曰田文之客能為狗盜穿壁如踰而入盜之密也外為矜厲而實柔佞之密也峻其牆宇謂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厲謂之免佞而色厲者入焉古聖難於荏人今夫子又苦為之喻明免者鮮矣傳云筆門珪窬窬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

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

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

此所以賊德也疏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鄉里也原

度逆用意原本其人情而待之者此是德之賊也言賊害其德也又一云鄉向也謂人不能剛毅而好面從見人輒媚向而原趣求合此是賊德也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方之外行不應規矩不

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弘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

傳而說之也子曰至棄也○道道路也塗亦道路也

故而知新研精久習然後乃可為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仍即為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為有德者所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江熙曰今之學者不為己者也況乎道聽者哉逐末愈甚棄德彌深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

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

楚俗言也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

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也子曰至矣

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故云可與事君哉云其未云云者此以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

謂患不能得也言初未得事君之時恆勤勤患已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患失之患不失之也既得事君而生厭心故患已不遺失之也云苟患云云者既患得失在於不定則此鄙心迴邪無所不至或為亂也

○患得至言也○楚之風俗其言語如此也呼患不得為患得之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荀氏曰言古

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荀氏曰肆極意敢

言之也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蕩無所據也古之矜

也廉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忿戾孔安國曰

惡理多怒也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

矣○古者民有三疾者古謂淳時也疾謂病也其事有三條在下文也今也或是之亡者今謂澆時也亡無也言今之澆民無復三疾之事也江熙曰今之民無古者之疾而疾過之也古之狂也肆者一也古之狂者恆肆

意所為好在抵觸以此為疾者也今之狂也蕩者蕩無所據也蕩猶動也今之狂不復肆直而皆用意燒競流動也復無得據杖也古之矜也廉者二也矜莊也廉隅也古人自矜莊者好大有廉隅以此為疾也李充曰矜上厲其行向廉潔也今之矜也忿戾者今世之人自矜莊者不能廉隅而因之為忿戾怒物也李充曰矜善上人愚也直者三也古之愚者不用其智不知俯仰病在直情徑行故云直也今之愚也詐而已者今之世愚不識可否唯欲欺詐自利者也又一通云古之狂者唯肆情而病於蕩今之狂則不復病蕩故蕩不肆也又古之矜者唯廉隅而病於忿戾今之矜者則不復病忿戾而不廉也又古之愚者唯直而病詐今之愚者則不復病詐故云詐而不直也○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言今人既惡則理自多怒物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註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閒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註苞氏

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

也註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

覆其國家也註子曰至家也○惡紫之奪朱者紫是閒

用閒色之物以妨奪正色之用也言此者為時多以邪人奪正人故孔子託云惡之者也云惡鄭云云者鄭聲者鄭國之音也其音淫也雅樂者其聲正也時人多淫聲以廢雅樂故孔子惡之者也云惡利云云者利口辯佞之口也邦諸侯也家卿大夫也君子辭達而已不用辯佞無實而傾覆國家故為孔子所惡也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註言

之為益少故欲無言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天何言哉註子曰至言哉○云子欲無言者孔子

無所復言也云子貢云云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欲不復言故疑而問之也言夫子若遂不復言則弟子

等輩何所復傳述也云子曰云者孔子既以有言無益遂欲不言而子貢怨若遂不言則門徒無述故孔子遂曰天亦不言而四時遞行百物互生此豈是天之有言使之然乎故云天何言哉也天既不言而事行故我亦欲不言而教行是欲則天以行化也王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湮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瀉而觀則天地之心見於不言寒暑代序則不言之令行乎四時天豈諄諄者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為其

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孺悲至聞之

孺悲魯人也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也孔子辭之以疾者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召故辭云有疾不堪往也將命者出戶者將命者謂孺悲所使之人也出戶謂受孔子疾辭畢而出孔子

子之戶以去也云取瑟云云者孺悲使者去裁出戶而孔子取瑟以歌欲使孺悲使者聞之也所以然者若辭唯有疾而不往恐孺悲問疾差又召己不止也故取瑟而歌使使者聞之知孔子辭疾非實疾以還白孺悲合孺悲知故不來耳非為疾不來也李充曰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不保其往所以不逆乎互鄉也今不見孺悲者何明非崇道歸聖發其蒙矣苟不崇道必有舛寫之心則非教之所崇言之所喻將欲化之未若不見也聖人不顯物短使無日新之塗故辭之以疾猶未足以誘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絕則於鄙之心頹而思善之路長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

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
 稻也衣夫錦也於汝安乎曰安曰汝安則爲之夫君子
 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
 安則爲之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
 言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
 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安國曰自天子
 達於庶人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安國
 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
 之愛乎宰我問至母乎宰我問云云者禮爲至親
 之服至三年宰我嫌其爲重故問至期則久

不假三年也云君子云云者宰我又說喪不宜三年之
 義也君子人君也人君化物必資禮樂若有喪三年則
 廢於禮樂禮樂崩壞則無以化民爲此之故云宜期而
 不三年禮云壞樂云崩者禮是形化形化故云壞壞是
 漸敗之名樂是氣化氣化無形故云崩崩是墜失之稱
 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者宰予又說一期爲足意也言
 夫人情之變本依天道天道一期則萬物莫不悉易故
 舊穀既沒盡又新穀已熟則人情亦宜法之而奪也鑽
 燧改火者鑽燧者鑽木取火之名也內則云大觶木燧
 是也改火者年有四時四時所鑽之木不同若一年則
 鑽之一周變改已遍也期可已矣者宰我斷之也穀沒
 又升火鑽已遍故有喪者一期亦可矣子曰云云者
 孔子問宰予曰一期爲足故舉問之也夫語助也稻是
 穀之美者錦是衣中之文華者若一期除喪除喪畢便
 食美衣華在三年之內爲此事於汝之心以此爲安不
 乎云曰安者宰我答孔子也云期而食稻衣錦以爲安
 也曰汝安則爲之者孔子問宰我之答云安故云汝言
 此爲安則汝自爲之也云夫君子云者孔子又爲宰我
 說三年內不可安於食稻衣錦也言夫君子之人居親
 喪者心如斬截故無食美衣錦之理假令食於美食亦

不覺以為甘聞於韶樂亦不為雅樂設居處華麗亦非
 身所安故聖人依人情而制其禮不設美樂之具
 故云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者陳舊事既竟又更語之
 也昔君子之所不為今汝若以一期猶此為安則自為
 之再言之者責之深也或問曰喪服傳曰既練反素食
 鄭立曰謂復平生時食也若如彼傳及注則期外食稻
 非嫌孔子何以怪耶答曰北人重稻稻為嘉食唯盛饌
 乃食之耳平常所食黍稷之屬也云反素食則謂此
 也云宰我出者宰我得孔子之罵竟而出去也子曰子
 之不仁者仁猶恩也言宰我無恩愛之心故曰子之不
 仁也子宰我之名也云子生云云者又解所以不仁之
 事也按聖人為制禮以三年有二義一是抑賢一是引
 思抑賢者言夫人子於父母有終身之恩昊天罔極之
 報但聖人為三才宜理人倫超絕故因而裁之以為限
 節者也所以然者何父夫人是三才之一天地資人而成
 人之生世誰無父母父母若喪必使人子滅性及身服
 長凶人人以爾則二儀便廢為是不可故斷以年月使
 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尋制服致節本應斷期斷期是天
 道一變人情亦宜隨之而易但故改火促期不可權終
 天之性鑽燧過隙無消創鉅之文故隆倍以再變再變

是二十五月初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是引愚者言
 子生三年之前未有知識父母養之最鍾懷抱及至三
 年以後與人相關饑渴痛癢有須能言則父母三年之懷稍
 得寬免今既終身難遂故報以極時故必至三年此是
 引也而宰我既為其父母所生亦必為其父母所懷矣
 將欲罵之故先發此言引之也云夫三云云者人雖貴
 賤不同以為父母懷抱故制喪服不以尊卑致殊因以
 三年為極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故云天下通喪也且汝
 是四科之限豈宜不及無儀之庶人乎故言通喪引之
 也云子也云云者子宰我名也為父母愛已故限三年
 今宰我欲不服三年是其誰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不
 乎一云愛悵惜也言宰我何忽愛惜三年於其父母也
 繆播曰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
 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咎憤於夫子
 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子之不仁者何荅曰時人失禮人
 失禮而子謂為然是不仁矣言不仁於萬物又仁者施
 與之名非奉上之稱若子安稻錦廢此三年乃不孝之
 甚不得直云不仁李充曰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
 過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
 謂孔子曰四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

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弘多也○馬融曰至火也○引周書中月令之語有改火之事來為證也更猶改也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夏季用桑柘也柘櫛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柘櫛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所以一年必改火者人若依時而食其火則得氣又宜令人無災厲也○孔安國曰至愛乎○依注亦不得為前兩通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也

子曰云云者夫人若饑寒不足則心情所期於衣食所期於衣食則無暇思慮他事若無事而飽衣食終日則必思計為非法之事故云難矣哉言難以為處也云不有云云者博者十二棊對而擲采者也奕圍棊也賢猶勝也已止也言若飽食而無事則必思為非法若曾無業而能有棊奕以消食終日則猶勝無事

而直止住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路曰至為盜○云子路云云者子

路既有勇常言勇可崇尚故問於孔子君子之人常尚勇乎袁氏曰見世尚須勇故謂可尚乎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君子唯所尚於義以為上也云君子云云者君子既尚義若無義必作亂也李充曰既稱君子又謂職為亂階也若遇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居正顧義者則亦畏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云小人云云者異於君子不敢作亂乃為盜竊而已

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荀氏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

者孔安國曰訕誘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

者馬融曰空空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也惡微以為智

者孔安國曰微抄也惡抄人之意以為己有也惡不

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荀氏曰訐謂攻發人之

陰私也子貢問至直者○云子貢問云云者惡謂憎

所憎疾以不平江熙曰君子即夫子也禮記云昔者仲

尼與於蜡賓事畢出喟然而歎言偃曰君子何歎乎子

曰有惡者孔子答言君子亦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

者者此以下並是君子所憎惡之事也君子掩惡揚善

故憎人稱揚他人之惡事者也云惡居云云者誦猶誦

毀也又憎惡為人臣下而毀誦其君上者也故禮記云

君臣之禮有諫而無誦是也惡果敢而無禮者者窶窶塞

禮則亂故君子亦憎惡之也惡果敢而窶窶者窶窶塞

也又憎好為果敢而窶窶人道理者也若果敢不塞人道

理者則亦所不惡也曰賜也亦有惡也者子貢聞孔子

說有惡已竟故云賜也亦有惡也故江熙曰己亦有

所賤惡也惡微以為智者者此子貢說己所憎惡之事

也微抄也言人生發謀出計必當出己心義乃得為善

若抄他人之意以為己有則子貢所憎惡也惡不遜以

為勇者者勇須遜從若不遜而勇者子貢所憎惡也然

孔子曰惡不遜為勇者二事又相似但孔子所明體

先自有勇而後行之無禮者子貢所言本自無勇故假

於孔子不遜以為勇也惡訐以為直者者訐謂面發人

之陰私也人生為直當自己不犯觸他人則乃是善若

對面發人陰私欲成己直者亦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

所惡者有四子貢有三亦示減師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

怨子貢曰至有怨○云子曰云云者女子小人並稟陰

遜者此難養之事也君子之人人愈近愈敬而女子小

人近之則其承狎而為不遜從也遠之則有怨者君子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立曰年在不惑

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子曰至也○已○人年未四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已在不惑之時猶為眾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故云其終也已

論語微子第十八

○微子者殷紂庶兄也明其觀紂以存宗祀也所以次前者明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貨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馬融曰微箕二

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而見殺

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馬融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

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微子至仁焉○云微子去之者

微子者名啟是殷王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殷紂暴虐殘酷百姓日月滋甚不從諫爭微子觀國必亡社稷顛殞己身是元長宜存係嗣故先去殷投周早為宗廟之計故云去之箕子為之奴者箕子者紂之諸父也時為父師是三公之職屢諫不從知國必殞己身非長不能輒去職任寄重又不可死故佯狂而受囚為奴故云為之奴也鄭注尚書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者比干亦紂之諸父也時箕子為之奴三孤之職也進非長適無存宗之去退非台輔不俟佯狂之畱且生難死易故正言極諫以至剖心而死故云諫而死也鄭注尚書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死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孔子評微子箕子比干為之死也雖異而同為仁故云有三仁焉所以然者仁比干其迹雖異而為用而此三人事跡雖異俱是為憂世以憂世忘己身為用而此三人事跡雖異俱是為憂世民也然若易地而處則三人皆互能耳但若無去者則誰保宗祀耶不有佯狂者則誰為親寄耶不有死者則誰為亮臣節耶各盡其所宜俱為臣法於教有益故稱仁也○馬融曰至殺也○微箕二國名者是殷家畿內采地名也子爵也者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畿內唯子爵而箕微二人並食箕微之地而子爵也

微子紂之庶兄者鄭玄注尚書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者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者故尚書云微子乃告父師少師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隴是遂去殷歸周後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也云箕子云云者故武王勝紂釋箕子囚以箕子歸作洪範而彝倫攸叙封比干墓天下悅服也

柳下惠為士師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

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

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於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也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至之邦云柳

展禽也士師獄官也惠時為獄官也云三黜者黜退也惠為獄官無罪而三過被黜退也云人曰云云者人或逐故問之云子為何事而未可以去此乎欲令其去也

云曰直道云云者柳荅或人云己所以不去之意也言時人世皆邪曲而我獨用直道直道事曲故無罪而三黜耳若用直事不正非唯我國見黜假令至彼彼國復曲則亦當必復見黜故云焉往而不三黜也禽是三黜故不假去也故李充曰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云枉道云云者又對或人也枉曲也父母邦謂禽舊居桑梓之國也言我若能捨直為曲曲則是地皆合既往必皆合亦何必遠離我之舊邦而更他適耶故曲直竝不須去也孫綽曰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

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

行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齊景公至子

公待孔子者孔子往齊而景公初欲處待孔子共為政
化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者景公慕聖不篤初雖欲待
而未又生悔發此言也季氏者魯之上卿也總知魯政
專任一國今景公曰若使我以國政委任孔子如魯之
任季氏則不可不能也似季孟之閒待之者孟者魯之下
卿也不被任用者也景公言我不能用孔子如魯處季
氏又不容令之無事如魯之處孟氏也我當以有事無
事之閒處之故云以季孟之閒待之也曰吾老矣不能
用者景公初雖云待之於季孟之閒而未又悔故自託
吾老不能復用孔子也孔子行者孔子聞不能用已故
行去也江熙曰麟不能為豺步鳳不能為隼擊夫子所
陳必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
去聖人無常者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註孔安國

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

廢朝禮三日也註齊人至子行○云齊人歸女樂者歸
猶餉也女樂女伎也齊餉魯定公女

伎致時孔子在魯齊畏魯強故餉魯於女樂欲使孔子
去也云季桓子受之者季子使定公受齊之餉也云三
日不朝者桓子既受之仍與定公奏之三日廢於朝禮
者也云孔子行者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江熙曰
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註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

而來歌以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註

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

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註孔安國曰已

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註孔安國曰自

今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

殆而註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

言之者傷之甚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

之言也楚狂至言也

楚狂至言也○云楚狂

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爲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云曰鳳云者此接輿歌曲也知孔子有聖德故以比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屢適不合所以是鳳德之衰也云往者不可諫者言屢適不合是示已往事不復可諫是既往不咎也云來者猶可追者來者謂未至之事也未至之事猶可追止而使莫復周流天下也云已而云云者已而者言今世亂已甚也殆而者言今從政者皆危殆不可復救治之者也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下車也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於己已故下車欲與之共語也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云趨而云云者趨疾走也接輿見孔子下車欲與己言已故急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江熙曰若接輿與夫子對共情言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議者修其狂迹故疾行而去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立曰

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也長

沮曰夫執輿者爲誰乎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

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

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

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

若從避世之士哉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

桀溺謂孔子爲士從避人之法也己之爲士則從避世

之法者也。耰而不輟。鄭立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為其不達已意而便非己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長沮至，云長沮桀溺耦而耕者，二人皆隱士也。二人既隱山野，故耦而共耕也。孔子過之者，孔子行從沮溺，二人所耕之處，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津渡水處也。時子路從孔子行，故孔子使子路訪問於沮溺，覓渡水津之處也。范升曰：欲顯之，故使問也。云長沮云者，子路往問津先問長沮，長沮不答，津處而先反問子路也。執輿猶執轡也。

也。子路初在車上，即為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孔子。孔子時執轡，故長沮問子路曰：夫在車中執轡者，是為誰子乎。子路曰：為孔丘者。子路曰：夫師欲令天下而知之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更定之也。此是魯國孔丘不乎。對曰：是也。者，答曰：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者。沮聞魯孔丘，故不語津處也。言若魯之孔丘，此人數周流天下，無所不至，必知津處也。無俟我今復告也。問於桀溺者，長沮不答，子路又問桀溺。桀溺曰：子為誰者。又問子路，汝是誰也。曰：為仲由者。子路曰：言我是姓仲名由也。曰：是云云者，又問言汝名由是孔丘之門徒不乎。云對曰：然者。子路曰：是也。云曰：滔云云者，滔滔者，猶周流也。天下皆是謂一切皆惡也。桀溺又云：孔子何是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如一，捨此適彼，定誰可易之者乎。言皆惡也。云且而云云者，桀溺又微以此言，招子路使從已隱也。故謂孔子為避人之士，其自謂已為避世之士也。言汝今從於避人之士，則豈如從於避世之士乎。云耰而不輟者，耰覆種也。輟止也。二人與子路且語且耕，覆種不止也。覆種者，植穀之法，先散後覆也。子路行以告者，子路問二人，二人皆不告。

篠竹器名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
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苞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
分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孔安國
曰植倚也除草曰芸也子路拱而立未知所以答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
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安國
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
鄭玄曰畱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長幼之節不可廢
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孔安國曰言汝知父
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大

倫苞氏曰倫道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
不行也已知之矣苞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
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

子路從至知之矣○云子路從而後者孔子與子路
同行孔子先發子路在後隨之未得相及故云從而
後也云遇丈人以杖荷篠者遇者不期而會之也丈人
者長宿之稱也荷擔揭也篠竹器名子路在孔子後未
及孔子而與此丈人相遇見此丈人以杖擔一器籬籠
之屬故云以杖荷篠也云子路問云云者子路既見在
後故借問丈人見夫子不乎云丈人云云者四體足手
也勤勤勞也五穀黍稷之屬也分播種也孰誰也子路
既借問丈人丈人故荅子路也言當今亂世汝不勤勞
四體以播五穀而周流遠走問誰為汝之夫子而問我
索之乎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體不勤
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耶云植其杖而
芸者植豎也芸除草也丈人荅子路竟至草田而豎其
所荷篠之杖當挂篠於杖頭而植豎之竟而芸除田中

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為力以一手芸草故云植其杖而
芸也云子路拱而立者拱沓手也子路未知所以答故
沓手而倚立以觀丈人之芸也云止子路宿者子路住
倚當久已至日暮故丈人畱止子路使停住就己宿也
云殺雞為黍而食之者子路停宿故丈人家殺雞為臠
作黍飯而食子路也云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知子路是
賢故又以丈人二兒見於子路也云明日子路行者至
明日之旦子路得行逐孔子也云以告者行及孔子而
具以昨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孔子道之也云
子曰隱者也者孔子聞子路告丈人之事故云此丈人
是隱處之士也云使子路反見之者孔子既曰丈人是
隱者而又使子路反還丈人家須與丈人相見以己事
說之也其事在下文云至則行矣者子路反至丈人家
而丈人已復出行不在也云子路曰不仕無義者丈人
既不在而子路畱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述
之也此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言
人不仕則已既生便有在三之義父母之恩君臣之義
人若仕則職於義故云不仕無義也云長幼云云者既
有長幼之恩又有君臣之義汝知見汝二子是識長幼
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於君臣之義而不仕乎云欲

潔云云者大倫謂君臣之道理也又言汝不仕濁世乃
是欲自清潔汝身耳如為亂君臣之大倫何也云君子
云云者又言君子所以仕者非貪榮祿富貴政是欲行
大義故也云道之云云者為行義故仕耳濁世不用我
道而我亦反
自知之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節行超逸者也苞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鄭玄曰言其直

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

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

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苞

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馬融曰

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

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

在也逸民至不可云逸民云云者逸民者謂民中

也叔齊二人也虞仲三人也夷逸四人也朱張五人也

柳下惠六人也少連七人也云子曰云者逸民雖同

而其行事有異故孔子評之也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

志也不仕亂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迹俱超逸也云謂柳

云云者此二人心逸而迹不逸也並仕魯朝而柳下惠

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云言中云云者雖降志辱身而

言行必中於倫慮故云其斯而已矣張憑曰彼被祿仕

者乎其處朝也唯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思慮而已豈

以世務暫嬰其心哉所以為逸民也云謂虞云云者放

置也隱居幽處廢置世務世務不須及言之者也云身

中清廢中權者身不仕亂朝是中清潔也廢事免於世

患是合於權智也故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

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云我則云云者我則退

不拘於世故與物無異所以是無可無不可也江熙曰

夫迹有相明教有相資若數子者事既不同而我亦有

以異矣然聖賢致訓相為內外彼協契於往載我拯溺

於此世不以我異而抑物不以彼異而通滯此吾所謂

無可無不可者耳豈以此自目己之所以異哉我迹之

異蓋著于當時彼數子者亦不宜各滯於所執矣故舉

其往行而存其會通將以導夫方類所挹仰乎或問曰

前七人而此唯評於六人不見朱張何乎答曰王弼曰

朱張字子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

取舍與己合同也鄭玄曰至朝也直己

之心是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是不辱身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

師也摯干其名也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苞氏曰

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于

河苞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播

磬襄入于海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

去陽襄皆名也大師至于海○大師華適齊者自此

樂崩壞樂人散走所不同也大師樂師也名華其散逸

適往於齊國也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飯餐也干其名

也古天子諸侯餐必共奏樂每食各有樂人亞飯干是

第二餐奏樂人也其奔逸適於楚國然周禮大司樂王

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則日奏也故王制及

玉藻皆云然也三飯繚適蔡者繚名也第三餐奏樂人

散逸入蔡國也四飯缺適秦者缺名也第四餐奏樂人

奔散入秦國也鼓方叔入于河者鼓能擊鼓者也方叔

名也亦散逸入河內之地居也播鞀武入于漢者播猶

搖也鞀鞀鼓也其人能搖鞀鼓者也名武亦散奔入漢

水內之地居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者少師

名陽又擊磬人名襄二人俱散奔入海內居也

周公謂魯公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於

魯也曰君子不施其親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

親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安國曰以用也

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也周公至一人○云

周公旦也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周公欲教之故云

謂魯公也孫綽曰此是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辭也曰

君子不施其親者此周公所命之辭也施猶易也言君

子之人不以他人易己之親是因不失其親也孫綽曰

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

張憑曰君子於人義之與比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

與庸勳並隆仁心與至公俱著也云不使云云者以用

也為君之道當委用大臣大臣若怨君不用則是君之

失也云故舊云云者故舊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

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云無求備於

一人者無具足不得責必

備是君子易事之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疏周有
駟舊云周世有一母身四乳而生於此八子八子並
賢故記錄之也侃按師說曰非謂一人四乳乳猶俱生
也有一母四過生生輒雙二子四生故八子也
何以知其然就其名兩兩相隨似是雙生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九 番禺黎永椿陳慶修校字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十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論語子張第十九

疏

子張者弟子也明其君若有難

君惡臣宜拂衣而即去若人人皆去則誰為匡輔故
此次明若未得去者必宜致身故以子張次微子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疏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也見

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疏

子張曰至已矣

四章大分為五段總明弟子稟仰記言行皆可軌則第
一先述子張語第二子夏語第三子游語第四曾參語
第五子貢語此是第一子張語自有二章也此一篇皆
是弟子語無孔子語也云士見危致命者士者知義理
之名是謂升朝之士也若見國有危難必不愛其身當
以死救之是見危致命也士既如此則大夫以上可知

也云見得思義者此以下並是士行也得得祿也必不
素餐義然後取是見得思義也云祭思敬者士始得立
廟守其祭祀祭神如神在是祭思敬也云喪思哀者方
喪三年為君如父母必窮其斬是喪思哀也云其可已
矣者如上四事為士如此則為
可也江熙曰但言若是自可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子張曰至為亡也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人執德能至弘

大信道必便篤厚此人於世乃為可重若雖執德而不弘
引雖信道而不厚此人於世不足可重如有如無故云
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也江熙曰有德不能弘大信道不
務厚至雖有其懷道德蔑然不能為損益也言無所
輕重也○世無此人則不足為輕世有此人亦不足
為重故云無所輕重也二章訖此是子張語是第一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之

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

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

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

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荀氏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

當如子張子夏至人也○此下是第二是子夏語自

張求交友之道也云子張曰子夏云何者子夏弟子問子
夏之門人云汝師何所道故曰云何也云對曰云云者
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言也言子夏云結交之道若
彼人可者則與之交若彼人不可者則距而不交也云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子張聞子夏之交與己異故云
異乎吾所聞也云君子云云者彼既異我故更說我
所聞也言君子取交之法若見賢者則尊重之眾來歸
我我則容之容之中有善者則嘉而美之有不善不能
者則矜而不責不得可者與不可者距之云我之大賢
云云者更說不宜不可者距之也設他人欲與我交我
若是大賢則他人必與我故云於人何所不容也云我
之不賢云云者又云若我設不賢而他人必亦距我而

不矜也我若矜人人必矜我我若距人人必距我故云
如之何其距人也○**趙**苞氏曰至子張○云友交當如
子夏者既欲與為友故宜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也云况
交當如子張者若德悠悠汎交則嘉善矜不能也明二
子各一是也鄭玄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
尊卑之交也王肅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
交也樂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不能同
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易云仁者見其仁智者見
其智寬則得眾而遇濫偏則寡合而身孤明
各出二子之偏性亦未能兼弘夫子度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趙**小道謂異端也致遠

恐泥**趙**苞氏曰泥難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為也**趙**子夏

為也○云子夏曰云云者小道謂諸子百家之書也一
往看覽亦微有片理故云必有可觀者焉云致遠恐泥
者致至也遠久也泥謂泥難也小道雖一往可觀若持
行事至遠經久則恐泥難不能通也云是以君子不為
也者為猶學也既致遠必恐泥故君子之人秉持正典
不學百家也江熙曰聖人所以訓世軌物者遠有體趣

故又文質可改而處無反也至夫百家競說非無其理
然家人之規模不及於經國慮止於為身無貽厥孫謀
是以君子舍
彼取此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趙**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

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疏**子夏曰至已矣○此

所亡者亡無也無謂從來未經所識者也令人日新其
德日日知所未識者令識錄之也云月無忘其所能者
所能謂已識在心者也既自日日識所未知又日月無
忘其所能故言識之也云可謂好學也已矣者能如上
事故可謂好學者也然此即是溫故而知新也日知其
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是溫故也可謂好學是謂
為師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趙**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也切

問而近思**趙**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

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至

中矣○亦勸學也云博學而篤志者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人當廣學經典而深厚識錄之不忘也云切問而近思者切猶急也若有所未達之事宜急諮問取解故云切問也近思者若有所思則宜思己所已學者故曰近思也云仁在其中矣者能如上事雖未是仁而方可能為仁故云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荀氏

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

子夏

日至其道○亦勸學也云子夏曰云云者先為設譬百工者巧師也言百者舉全數也居肆者其居常所作物器之處也言百工由日日居其常業之處則其業乃成也云君子學以致其道者致至也君子由學以至於道如工居肆以成事也江熙曰亦非生巧也居肆則是見廣見廣而巧成君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

道成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

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君子有小人過是知而故為故愈文飾之不言言已非也故

繆播曰君子過由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後得之理著得失既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過生於情偽故不能不飾飾則彌張乃是謂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巖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鄭玄曰厲巖正也

子夏曰至也厲○云君子有三變者變者有三其事但在一時

也云望之巖然者一也君子正其衣冠巖然人望而畏之也云即之也溫者二也即就也就近而視則其體溫溫潤也而人不憎之也袁氏注曰溫潤也云聽其言也厲者三也厲巖正也雖見其和潤而出言其嚴正也

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辭正體直而德容自然發人
謂之變耳君
子無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

王肅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者君子謂國君也國君若能
行信素著則民知其非私故勞役不憚故云信而後勞
其民也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者厲病也君若信未素
著而動役使民民則怨君行私而橫見病役於己也江
熙曰君子克厲德也故民素信之服勞役故知非私信
不素立民動以為病已而奉其私也云信而後諫者此
謂臣下也臣下信若素著則可諫君君乃知其惜我非
虛故從之也云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者臣若信未素立
而忽諫君君則不信其言以為其所諫之事是謗於己
也江熙云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然投人夜光鮮不
按劍易日貴孚在道明
無素信不可輕致諫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

子夏曰至可也○云大德不踰閑者大德上賢以上也
閑猶法也上德之人常不踰越於法則也云小德出入
可也者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恆全有時
暫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苞氏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

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

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

噫

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
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
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馬融曰
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有始

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人耳

子游曰至人乎云云子游曰云云者門人小子謂子
夏之弟子也子游言子夏諸弟子不能廣學先王之
道唯可洒掃堂宇當對賓客進退威儀之小禮於此乃
為則可也云柳末云云者抑助語也洒掃以下之事抑
但是未事耳若本事則無如之何也本謂先王之道也
云子夏問之曰噫者噫不平之聲也子夏問子游鄙已
門人故為不平之聲也云言游過矣者既不平之而又
云言游之說實為過失也云君子云云者既云子游之
說是過故更說我所以先教以小事之由也君子之道
謂先王之道也孰誰也言先王大道即既深且遠而我

知誰先能傳而後能倦懈者邪故云孰先傳焉孰後倦
焉既不知誰故先歷試小事然後乃教以大道也張憑
曰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早懈晚學者或後倦當要功
於歲終不可以一限也熊理曰凡童蒙初學固宜間漸
日進階入妙故先且啟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
也云譬諸云云者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
區別學者當以次不可一往學致生厭倦也云君子云
云者君子大道既深故傳學有次豈可發初使誣罔其
儀而并學之乎云有始云云者唯聖人有始有終學能
不倦故可先學大道耳自非聖人則不可不先從小起
也張憑曰譬諸草木或春花而風落或秋榮而早實君
子之道亦有遲速焉可誣也唯聖人始終如一可謂永
無先後之異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融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

也學而優則仕子夏曰至則仕云亦勸學也云仕而

治官官法而已力有優餘則更可研學先王典訓也云
學而優則仕者學既無當於立官立官不得治故學

業優足則必進仕也子夏語十一章訖此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疏孔安國曰毀不滅性也疏游

日喪致乎哀而止○此下第三子游語自有二章致猶至也雖喪禮主哀然孝子不得過哀以滅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疏苞氏曰言子張之容儀

之難及者也然而未仁疏子游曰至未仁○云子游日

也云然而未仁者袁氏日子張容貌難及但未能體仁也

會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疏鄭玄曰言子張

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疏會子曰至仁矣○云堂堂乎張也者此以下自第四會參

語自有四章堂堂儀容可憐也云難與並為仁矣者言子張雖容貌堂堂而仁行淺薄故云難與並為仁並竝也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然江熙之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也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疏

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

盡也疏會子曰至喪乎○云吾聞諸夫子者據有所聞於孔子之事也致極也言人於他行方可有時不得自

極然及若親喪則必宜自極其哀故云必也親喪乎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也疏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

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疏會子曰至難也○云會子曰云者人子為孝皆以愛敬而為體而孟莊子為孝非唯愛

敬愛敬之外別又有事故云其他可能也云其不云云者此是其他可能之事也時人有喪三年之內皆改易其父平生時臣及政事而莊子居喪父臣父政雖有不善者而莊子猶不忍改之能如此者所以是難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荀氏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

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

乃上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

情也孟氏至勿喜云云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者孟氏

氏使陽膚為己家獄官也云問於曾子者曾子曾參也陽膚將為獄官而還問師求其法術也云曾子曰云云者曾子答之使為法也言君上若善則民下不犯罪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君上若惡則民下多犯罪故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當于兩時君上失道既久故民下犯罪離散者眾故云久也云如得云云者如猶若也若得其

情謂責微得其罪狀也言汝為獄官職之所司不得不辨微雖然若得罪狀則當哀矜愍念之慎勿自喜言汝能得人之罪也所以必須哀矜者民之犯罪非其本懷政是由從君上故耳罪既非本所以宜哀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

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子貢曰至此

以下第五子貢語自有五章云子貢曰云云者紂者殷家無道君也無道失國而後世經是惡事皆云是紂昔所為然紂昔者為惡實不應頓如此之甚故云不如是之甚也云是以云云者下流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言紂不偏為眾惡而天下之惡事皆云是紂所為故君子立身惡為居人下流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罪并歸之也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聞主之亂由眾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若如蔡謨意是天下惡人皆助紂

為惡故失天下耳若直置一紂則不能如此甚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孔安國曰更改也子貢曰至仰之

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為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為故云者日月之蝕也云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如君子有過不隱人亦見之也云更也人皆仰之者更改也日月蝕罷改閏更明則天下皆竝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為累也

衛公孫朝馬融曰朝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

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孔

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

子無所不從其學也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

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衛公孫朝至之有云云衛公

嫌孔子無師故問云仲尼焉學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稱仲尼必學也將答道學故先廣引道理也文武之道謂先王之道也未墜於地謂未廢落在於地也云在人者既猶未廢落於地而在於人所行也云賢者云云者既猶在人所行人有賢否若大賢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大若不賢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小也云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者雖大小有異而人皆有之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也云夫子焉不學者大人學識大者孔子是人者言孔子識大所學者多端多端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

武諡也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

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夫子之牆

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趙苞氏曰七尺曰仞也夫子云不亦宜乎

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趙叔孫武叔至宜乎○云叔孫

他大夫於朝廷以譏孔子也云云者武叔身是大夫又語語之事也言子貢人才識量賢於孔子也云云子服云云者景伯亦魯大夫當是于時在朝聞叔孫之語故來告亦不驚距仍為之設譬也言人之器量各有深淺深者難見淺者易覩譬如居家之有宮牆牆高則非闕闕所測牆下闕闕易了故云譬諸宮牆也云賜之牆也及肩也云賜子貢名也子貢自言賜之識量短淺如及肩之牆也云闕見室家之好者牆既及肩故他人從牆外行得言孔子聖量之深如數仞之高牆也云不得云云者牆既高峻不可闕闕唯從門入者乃得見內若不入門則不見其所內之美也然牆短下者其內止有室家牆高深者故廣有容宗廟百官也云得其門者或寡矣者富

貴之門非賤者輕入人者唯富貴人耳孔子聖人器量之門非凡鄙可至至者唯顏子耳故云得門或寡寡少也云夫子云不亦宜乎者子貢呼武叔為夫子也賤者不得入富貴之門愚人不得入聖人之奧室武叔凡愚云賜賢於孔子是其不入聖門而有此言叔孫武叔毀是其宜也袁氏曰武叔凡人應不達聖也

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趙言人雖欲

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疏

叔孫武叔至量也○云叔孫武叔毀仲尼者猶是前之武叔又嘗毀孔子也云子貢曰無以為也者子貢聞武叔之言故抑止之使無以為毀云仲尼不可毀也者又明言語之云仲尼聖人不可輕毀也云他人云云者更喻之說仲尼不可毀之譬也言他人賢者雖有才智才智之高止如丘陵丘陵雖高而人猶得踰越其上既

猶可踰故可毀也云仲尼云云者言仲尼聖智高如日月日月麗天豈有人得踰踐者乎既不可踰故亦不可毀也云人雖云云者世人踰丘陵而望下便謂丘陵為高未嘗踰踐日月不覺日月之高既不覺高故嘗毀日月便謂不勝丘陵不自覺日月也日月雖得人之見絕而未嘗傷滅其明故言何傷於日月也譬凡人見小才智便謂之高而不識聖人之奧故毀絕之雖復毀絕亦何傷聖人德乎云多見其不知量也者不測聖人德之深而毀絕之如不知日月之明而棄絕之若有識之士視視於汝則多見汝愚闇不知聖人之度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註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

何其可及也註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

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註陳子禽

○云陳子禽云云者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其見子貢每事稱師故謂子貢云汝何為事事崇述仲尼乎政當是汝為人性多恭故爾耳而仲尼才德豈賢勝於汝乎呼子貢以爲子也云子貢云云者子貢聞子禽之言故方便答距之也言智與不智由於一言耳今汝出此言是不智也云言不可不慎者智否既寄由一言故宜慎之耳云夫子云云者此出子禽不智之事也夫物之高者莫峻嵩岳嵩岳雖峻而人猶得為階梯以升上之也今孔子聖德其高如天之懸絕既非人可得階升而孔子聖德豈可謂我之賢勝之乎汝謂不勝為勝即是一言為不智故不可不慎也云夫子之得邦家者子禽當是見孔子栖遑不被時用故發此不智之言子貢抑之既竟故此更廣為陳孔子聖德不與世人同也邦謂作諸侯也家謂作卿大夫也言

孔子若為時所用得為諸侯及卿大夫之日則其風化與堯舜無殊故先張本云夫子之得邦家者也不立所謂謂立之斯立者言夫子若得為政則立教無不立故云所謂謂立之斯立也云導之斯行者又若導民以德則民莫不興行也故云導之斯行也云緩之斯來者緩安也遠人不服修文德安之遠者莫不繼負而來也云動之斯和者動謂勞役之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役使之莫不和穆也云其生也榮者孔子生時則物皆賴之得性尊崇於孔子是其生也榮也云其死也哀云者孔子之死則四海遇密如喪考妣是其死也哀也袁氏曰生則時物皆榮死則時物咸哀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堯曰者古聖天子所言也其言以次前者事君之道若宜去者拂衣宜留者致命去雷當理事迹無虧則太平可觀揖讓如堯故堯曰最後次子張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歷數謂列次也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苞氏曰允信也因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有罪不敢赦苞氏曰從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孔安國曰無以

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罪我身過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苞氏曰權秤也量斗斛也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得眾敏則有功公則民悅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悅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

也故傳以示後世也

堯曰至民悅也此篇凡有三章雖初

稱堯曰而寬通眾聖故其章內并陳二帝三王之道也
就此一章中凡有五重自篇首至天祿永終為第一是
堯命授舜之辭又下云舜亦以命禹為第二是記者序
舜之命禹亦同堯命舜之辭也又自子子履至萬方
有罪在朕躬為第三是湯伐桀告天之辭又自周有大
賚至在予一人為第四是明周武伐紂之文也又自謹
權量至章末為第五明二帝三王雖有揖讓與干戈之
異而安民取治之法則同也又下次子張問孔子章明
孔子之德同於堯舜諸聖也上章諸聖所以能安民者
不出尊五美屏四惡而孔子非不能為之而時不值耳
故師資殷勤往反論之也下又一章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也此章以明孔子非不能為而不為者知天命故也
云咨爾舜者自此以下堯命舜以天位之辭也咨咨嗟
也爾汝也汝汝於舜也舜者諡也堯名放勳諡云堯也
舜名重華諡云舜也諡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盛聖明
曰舜也堯將命舜故先咨嗟歎而命之故云咨汝舜也
所以歎而命之者言舜之德美兼合用我命也云天之
歷數在爾躬者天天位也歷數謂天位列次也爾汝也

躬身也堯命舜曰天位列次在汝身故我今命授與
 汝也云允執其中者允信也執持也中謂中正之道也
 言天信運次既在汝身則汝宜信執持中正之道也
 四海困窮者四海謂四方蠻夷戎狄之國也困極也窮
 盡也若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
 不極盡也云天祿永終者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
 中國外被四海則天祿所以長終也云舜亦以命禹者此第
 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云舜亦以命禹者此第
 二重明舜讓禹也舜受堯禪在位年老而讓與禹亦用
 堯命己之辭以命於禹也故云舜亦以命禹也所以不
 別為辭者明同是揖讓而授也當云舜曰咨爾禹天之
 歷數以下之言也云曰子小子履者此第三重明湯伐
 桀也伐與授異故云曰子小子履者此第三重明湯伐
 桀之道不行禹受人禪而不禪人乃傳位與其子孫至末
 孫桀無道為天下苦患湯有聖德應天從民告天而伐
 之此以下是其辭也予我也小子湯自稱謙也履湯名
 也將告天故自稱我小子而及稱名也云敢用玄牡者
 敢果也元黑也牡雄也夏尚黑爾時湯猶未改夏色故
 猶用黑牡以告天故云雄也夏尚黑爾時湯猶未改夏色故
 者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帝天帝也用玄牡告天而云

敢明告于大大君天帝也云有罪不敢赦者湯既應天
 天不赦罪故凡有罪者則湯亦不敢擅赦也云帝臣云
 云者此明有罪之人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
 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為帝臣也不蔽者言桀罪顯著天
 地共知不可隱蔽也云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者朕我
 萬方猶天下也湯言我身若自有罪則我自當之不
 敢關預於天下也萬方也云萬方有罪則我自當之不
 百姓有罪則由我身也云為民主我欲善而民善故有
 罪則歸責於我也云周有云云者此第四重明周家法
 也此以下武與湯同是干戈故不為別告天之文而即
 共用一辭武與湯同是干戈故不為別告天之文而即
 用湯之告天文也而此述周誓民之文而相明故下舉周
 文者尚書其可也周誓也今記者欲互以相明故下舉周
 誓則湯其善可知也周家也齊賜也言周家受天之善人
 故富足於善人也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
 善人故是富也云雖有云善則被罪黜不如雖無親而
 文者雖與周有親而不為善則被罪黜不如雖無親而
 仁者必有祿爵也云百姓云者此武王引咎自責辭
 也江熙曰自此禪者有命無告舜之命禹一文也自此
 所修之政也禪者有命無告舜之命禹一文也自此

天文少其異於殷所異者如此存其體不錄修也侃按
湯伐桀辭皆云天故知是告天也周伐紂文句句稱人
故知是誓人也云謹權量者此以下第五重明二帝三
王所修之政同也不為國則已既為便當然也謹猶慎
也權稱也量斗斛也當謹慎於稱尺斗斛也云審法度
者審猶諦也法度謂可治國之制典也宜審諦分明之
也云修廢官者治故曰修若舊官有廢者則更修立之
也云四方之政行矣者自謹權以下若皆得法則四方
風政並服行也云興滅國者若有國為前人非理而滅
之者新王當更為興起之也云繼絕世者若賢人之世
被絕不祀者當為立後係之使得仍享祀也云舉逸民
者若民中有才行超逸不仕者則躬舉之於朝廷為官
爵也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既能興繼舉故為天下之
民皆歸心繼負而至也云所重民食喪祭者此四事竝
又治天下所宜重者也國以民為本故重民為先也民
以食為活故次重食也有生必有死故次重於喪也喪
畢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故次重祭也云寬則得眾者為
君上若能寬則眾所共歸故云得眾也云敏則有功者
君行事若儀用敏疾則功大易成故云有功也云公則
民悅者君若為事公平則百姓皆歡悅也○註歷數謂

列次也○列次者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也○
註孔安國曰至若此也○此伐桀告天辭是墨子之書
所言也然易說云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白虎通云本
湯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為名故改履名
乙以為殷家法也○註周周家至是也○此如前通也
○註孔安國曰至用之也○管蔡謂周公之弟管叔蔡
叔也流言作亂周公誅之是有親而不仁所以被誅也
箕子是紂叔父為紂囚奴武王誅紂而釋箕子囚用為
官爵使之行商容微子是紂庶兄也見紂惡而先投周
武王用之為殷後於宋竝是仁人於周無親而周用之
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註孔安國曰屏除也子張曰何
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
 貧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剋期也猶之與人也
 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孔安國曰謂財物也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疏子張問至有司○此章第二明孔子同於堯舜諸聖之義也云子張問云者子張問於孔子求爲政之法也云子曰尊五美者尊崇重也孔子答曰若欲從政當尊崇於五事之美者也云屏四惡者屏除也又除於四事之惡者也云斯可以從政矣者若尊五除四則此可以從政也云子張曰何謂五美者子張并不曉五美四惡未敢并問今且分諮五美故云何謂五美也云子曰君子惠而不費者歷於五此其一也言爲政之道能令民下荷於潤惠而我無所費損故云惠而不費也云勞而不怨者二也君使民勞苦而民其心無怨故云勞而不怨也云欲而不貪者三也君能遂己所欲而非貪吝也云恭而不驕者四也君能恆寬泰而不驕傲也云威而不猛者五也君能有威嚴而不猛厲傷物也云子張云云者子張亦并未曉五事故且先從第一而更諮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之也因民所利而利之謂民水居者利在魚鹽蜃蛤山居者利於菓實材木明君爲政即而安之不使水者居山者居中原是因民所利而利之而於君無所損費也云擇其云云者孔子知子張竝疑故并歷答也言凡使民之法各有等差擇其可應勞役者而勞役之則民各服其勞而不敢怨也云欲仁

云云者欲有多塗有欲財色之欲有欲仁義之欲欲仁
 義者為廉欲財色者為貪言人君當欲於仁義使仁義
 事顯不為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江
 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云君子無眾寡者言不以
 我富財之眾而陵彼之寡少也云無敢慢者我雖眾大
 我貴勢之加而彼之小也云無敢慢者我雖眾大而我
 敬寡小故無所敢慢也云斯不云云者能眾能大是愈
 之泰不敢慢於寡小是不驕也故云泰而不驕也般仲
 堪曰君子處慢心以虛接物以為敬不以眾寡異情大小
 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
 冠無免也云尊其瞻視者瞻視無邪也云儼然者無
 思以為容也云人望而畏之者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
 其言也厲故服而畏之也云斯不云云者望而畏之是
 其威也即之也溫是不猛也云子曰張曰何謂四惡者已
 聞五美故次更諂四惡也云子曰張曰何謂四惡者已
 之道必先施教教若不從然後乃殺若不先教而即
 用殺則是酷虐之君也云不戒後乃殺者二惡也為君上
 見民不善當宿戒語之戒若不從然後乃殺者二惡也為君上
 勸而急卒就責目前視之戒若不從然後乃殺者二惡也為君上
 卒之君也暴淺於虐也云慢令云云者三惡也與民無

信而虛期不申勅丁寧是慢令致期也期若不至而
 行誅罰此是賊害之君也袁氏曰令之不明而急期之
 也云猶之云云者四惡也猶之與人謂以物獻與彼人
 必不得止者也吝難惜之也猶會應與人而吝者謂主
 出人之屬故云出內之吝也云謂之有司者有司謂主
 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
 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
 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安國曰命謂窮達

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融

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孔子曰至人也此章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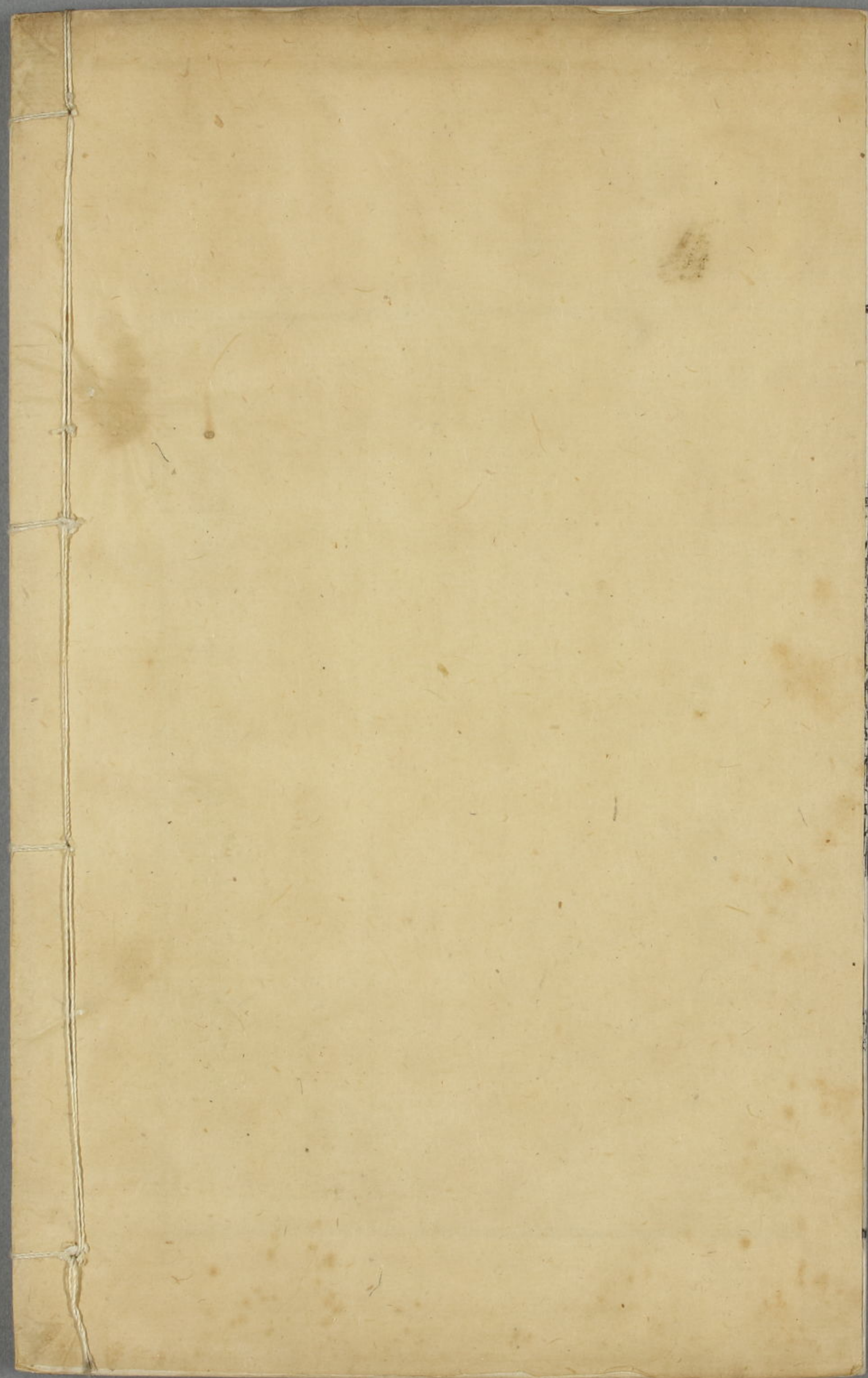
以更明孔子知命故不為政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命謂
 窮通夭壽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
 不知而強求則不成為君子之德故云無以為君子也
 云不知禮無以立者禮主恭儉莊敬為立身之本人若
 不知禮者無以得立其身於世也故禮運云云得之者生
 失之者死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是也云不知言無

以知人者江熙曰不知言則不能賞言不能賞言則不能量彼猶短綆不可測於深井故無以知人也。○註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窮謂貧賤達謂富貴竝稟之於天如天之見命為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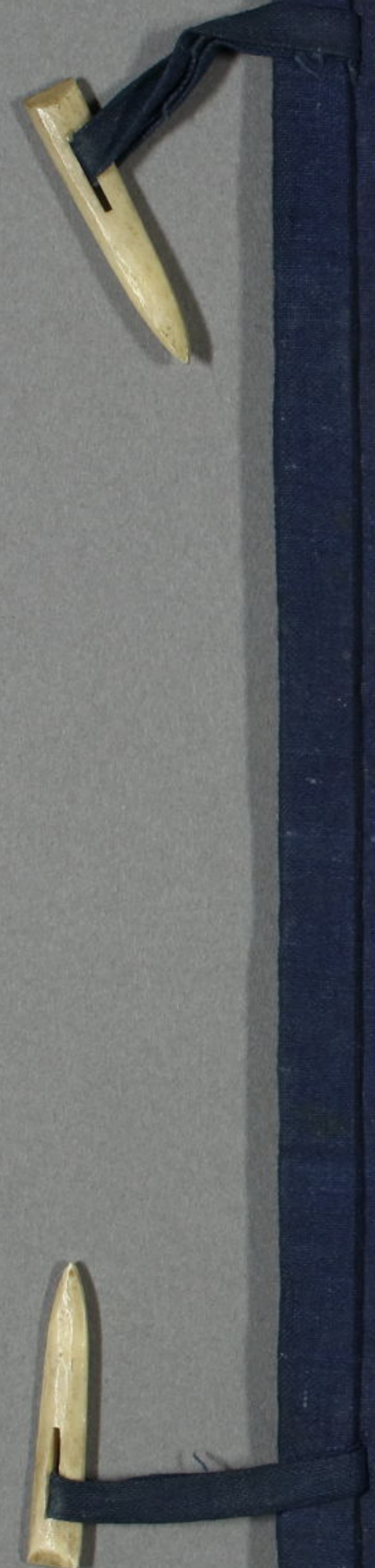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十

終

番禺黎永椿陳慶修校字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古經解彙函

口 12
2890
25-31

古經解彙函

第四函

春秋微旨

春秋集傳辨疑

論語義疏